

胡山源
編
日新文藝叢書

轉

寢

湯仙華著

中華民國36年2月初版

— 書 名 —

日新文藝轉 變
叢書之一

— 售 價 —

— 著 者 —

湯 仙 華

— 出 版 者 —

日 新 出 版 社

— 發 行 者 —

日 新 出 版 社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 323 號 A

— 上海經銷處 —

福州路東華里6號 教育書店

山東路 209 號 正氣書局

林森中路 599 號 博覽書局

日 新 版 權 不 准 翻 印

「日新文藝叢書」序

胡山源

喜歡文藝的人大都是不善於經營的。這就是說，他只會寫，不會想。

如果要出版，只有

仰賴於出版商。但出版商的觀點却和他大不相同。出版商最要緊的是作品的受人歡迎，有銷路，因此賺點錢。作者有名望，作品有價值，因此能夠達到出版商的目的，固然最好，否則，即使有噱頭，只要能達到他的目的，在他看來，也無有不好。而一個純潔的作者，却往往不能一舉就成名，他的作品雖然有價值，有真正的文藝價值，絕非噱頭價值，却又往往無人知道，引不起讀者的注意，因之總難於得到出版商的垂青。他常受出版商的氣，受了氣而作品終於無法問世的，更是常事。他也明知自己吃虧在不善於經營，否則爲什麼不自己來出版呢？然而既沒有出版的經驗，也沒有出版的計劃，更沒有出版的能力，例如資本等等，他除了受出版商的氣，聽其宰割以外，就只有「抱璞而泣」，默默以終。這樣的文藝作者，爲數恐是不少。

當然另外也有一些善於經營的文藝作者。他雖然還沒有成名，甚至他的作品還沒有成熟，却憑了他的手腕，或請要人介紹，或挾羣衆自重，一樣可以得到出版商的注意。否則，他也可以自己組織公司，招集股本，自辦出版機關。他的成名固然不必說，他的獲利也自在意中。

我對於那些不善經營的作者，抱着絕大的同情。因爲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此中甘苦，備嘗之矣」！但我並不想鼓勵他們去經營，除非他們自己願意。我所希望於他們的，還是他們對於文藝寫作鏗而不舍地努力下去，能寫出有真正價值的作品來。我以爲凡事總以分工合作爲原

則，寫作者只埋頭寫作，不問其他，方才有所成就，否則，分了心，必定要弄到顧此失彼而不討好的地步，或者，他的出版事業成功了，而寫作工程就此摧毀了。因此，我對於善於經營的作者，就抱着這樣一個畏懼，怕他們久而久之，會將文藝丟在腦後，而一心一意幹起經商的盛事，而變成文化商人的面目，再也不會有一些文藝的氣息。我一面恭祝他們的成功，一面却不免深深為他們可惜，可惜他們犧牲了文藝的前途。

爲了同情，我總想幫幫這些和我一樣不善於經營的寫作者，爲了可惜，更想防止這些善於經營者的拋棄文藝，我常常希望，有人肯和我們合作，代我們經營，不必我們於寫作之外，再操一些別的心，我們將稿子交出去以後，就可以繼續寫作，而等待牠的出版。當然這個合作者，應該不是唯利是視的出版商，而對真正的文藝及其作者有相當的了解和尊敬才好。我這個理想，存了多年，總是沒有機會成功。有時，差不多可以成功了，却因時局的不安定，以及種種的牽掣，不能實現。現在我很高興地說，我的理想到底實現了，我們出版了這個「日新文藝叢書」。

這是「日新出版社」爲我們出版的。他們並不是資力雄厚的大出版商，但他們對於文藝却有了解與尊敬，甘冒蝕本不賺錢的危險，來爲我們出版，我們衷誠地謝謝他們。

在我們這個叢書之內，並不限定什麼：不論何種文藝作品，只要寫得好，真正的好，我們歡迎牠的加入；不論誰，只要對文藝有興趣，有修養，我們都歡迎他的和我們合作。現在一下子先出若干，將來還要出若干，究竟一共要出若干，我們沒有一定，總是儘可能地出下去。希望每一個關心文藝的人，會和「日新出版社」一般地贊助我們。

自序

五年前初次執筆寫稿的時候，好像已在做着這樣一個夢了：在我寂寞的房間裏，在我破舊的書桌上，放着一本剛從書局裏送來的書。其實我不能稱牠「書」，我要稱牠「兒子」，因為是我生養了牠，是我給了牠生命，給了牠形狀，給了牠血液皮肉和骨頭。啊！我的「兒子」，我愛牠！我用激動顫抖的手指把牠抱在胸前，細細地端詳牠。我在牠的臉上看見了自己，又在自己的靈魂裏找到了牠。啊！我笑了！我用驕傲得意的聲音向我的朋友們招着手：「來吧來吧！大家來看我的寶貝兒子！」於是我的朋友們都來了，大家圍着我，圍着牠，笑着，熱烈愉快地笑着！……

想不到五年後的今天，這個夢居然實現了！

雖然收集在這本小冊裏的不到全集的十分之一，但熟悉的朋友一定能在任何地方認得出我的文字。熟悉的朋友更一定知道，這幾篇東西，並不是什麼特選出來的佳作，而僅是朋友們隨便爲我在雜誌上剪下的。所以這本小書的出版，不是爲名，不是爲利，只是爲了一個可憐的目的：給自己一點安慰！

不管是好是壞，這個小小的嬰兒已經產生了。我明知道牠是幼稚而愚笨，醜陋又欠活

潑，但爲了是我生了牠，我還是愛牠，也希望別人能愛牠。

最後，趁着這本小書出版的時候，我要謝謝撫育了我二十年的義父母；謝謝數年來爲我義務治病的翟培慶醫生和張發初醫生；謝謝所有一切愛護我鼓勵我的朋友們！

湯仙華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序於浙江吳興

目 次

轉變	一
飢	一三
軋	二四
罪的工價	二八
神祕的髮網	四一
白牡丹	五〇

轉變

初秋的微風吹進了一間裝着一百枝光電燈的臥房，幾塊綠紗做的窗簾輕輕隨風飄動着。坐在野鴨絨墊子裏的金太太感到有些涼意了，她懶洋洋地從沙發裏立起來撩了一下拖在頸後的鬢髮，走過去將兩面的玻璃窗都關上了，回轉身正想走回沙發邊去，突然房門開了，女傭雪娥笑眯眯的立在門口。

『太太，方才老爺打電話來說今晚有應酬，夜飯不回來吃了。太太，要不要我現在就去把夜飯開上來？』

『今晚又有應酬了嗎？』金太太輕輕的咕了一聲，有些不大高興地回答道：『等一會開上來好了，我現在吃不下！』

『好的！太太。』雪娥連忙應着，仍把房門關了。

金太太的眼睛從房門口轉過來後，正對着衣櫥門上的着衣鏡，她臉上立刻浮起一層自滿的微笑，她又被自己驚人的美麗吸住了。

『啊！已經二年了！但與兩年前仍沒有什麼不同呢！』她心裏默想着，再抬頭細細的向鏡子裏望望，的確，這白嫩的脸兒，這苗條的身材，這天真愛嬌的笑渦，都依然如昔，並不會因做了二年太太而消失絲毫，她感到一陣說不出的快慰與自傲。

但她又慕地把眉頭皺皺了，一個幽暗的陰影在她面前豎了起來，這陰影裏露出一個庸俗粗陋的男人和一片平淡無味的生活，她彷彿看見自己的美麗和青春快埋葬在這陰影底下，她渾身不由自主地顫慄起來。

『可怕啊！這種無聊的日子！』她低低的喊了一聲，仍走過去倒在沙發裏，那時一幅幅燦爛的回憶湧現在她眼前，她緊閉着眼睛，她又把自己浸在那些溫馨甜蜜的舊夢中了。

三年前一個皎潔的月夜，在幽靜的湖邊，她與景非默然對坐着。

『梅，你看這湖底映着的明月，真像你的倩影映

在我的心底一樣！」景非望着她沉默了好久，忽然輕輕地說。

「可是明月不能永遠留在湖底呢！」她笑着回答。

「但你是永遠留在我的心底了！」景非說着，緊握了她的手，立刻像一股灼熱的電流融遍了她的全身。

啊！那震人心魂的初戀之夜！

她又記得在一個清冷的黃昏，景非真摯地在她面前跪下了。

「梅啊！我知道自己不配向你求婚，但我實在不能放下你！梅啊！雖然我沒有方法使你享受物質的幸福，然而我有一顆永遠不變的心，我能使你得到精神上的快樂和安慰，梅啊！求你允許了我吧！」景非說的時候眼淚像雨一樣流下來，那種深刻的愛，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比得上呢？

她更清楚地記得自己戴上金主任送給她的鑽戒的那一天，景非用血寫了最後一封信給她，那信裏末了兩句是：「……梅啊！現在我雖然失掉你了，但總希望有一天你會回到我的懷裏來！」

「愛！何等深刻偉大的愛啊！可惜我已把它失去了！」金太太想到這裏，沉痛地嘆息了一聲，她睜大眼睛望望掛在牆上的結婚照，她一見偎在她身邊的肥大粗俗的丈夫，一種說不出的悔恨絞着她的心，她恨恨地將自己的胸口擊了一下，憤然喊道：

「唉！我當初爲什麼竟這樣糊塗，會拋下了深愛着我的景非而嫁給這樣一個庸俗粗陋的金主任呢？」

她想起二年來自己被金主任當作玩具般藏在這公寓裏，鼻子聞到的總是一些酒肉的臭味，耳朵裏聽到的總是一些淺俗的，甚至近乎侮辱的調笑，那裏有什麼愛？那裏有什麼像景非所給與她的深情熱戀？

「我實在太糊塗了！我真是該死的！」她嚴厲的自責着，眼淚簌簌的直流下來。

但一會兒她又靜下心來了，她注意到了自己手指上的鑽戒，注意到了這軟綿的放着野鴨絨墊子的沙發和華麗的傢具，她懂得自己當初爲什麼肯嫁給金主任了！她給了自己一種諒解，雖然這諒解仍不能掩過她心靈中的後悔與創痛，但她對自己的責備似乎鬆緩些了；她默默地自語道：

「總之當初我自己實在太幼稚，竟被這些平凡的

物質所誘惑了！」

這時候放在鏡臺上的西洋小鐘打了八下，她正拉了緋色的手帕揩揩眼睛，雪娥又鬧進房來了。

「太太，夜飯就開上來罷？老爺也快要回來了呢！」

她點了一下頭，才得平靜下去的心重新亂跳起來，她一想到每次應酬歸來的丈夫，便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害怕，她怕他那股令人作嘔的酒氣，怕他那種吃得爛醉的像野獸一樣的粗暴。然而他是丈夫，除了勉強忍受之外，有什麼辦法呢？

她又立刻想起那溫柔體貼的景非，她想假使當時嫁了她，在這種美麗的秋夜，景非一定伴着她在恬靜的田野裏散步，在清幽的小溪邊聽那潺潺的水聲；他一定會唸許多美妙的詩句給她聽，一定會向她低低的訴說那無窮的情與愛。……

雪娥開夜飯上來了，金太太才從沙發裏立起來，懶懶的走到桌子前。

「太太，這鴿子是方才燉的，很新鮮！」雪娥指着一碗熱騰騰的菜向她說。

「又是鴿子，我早告訴你，這種東西我都吃厭

了！」金太太很不高興的說。

雪娥連忙陪着笑臉道：「太太，我實在想不出什麼好小菜，魚肉鷄鴨統統吃厭了，我想想還是鴿子；所以這幾天連着買了鴿子，不知道太太又吃厭了。那麼明天我再想幾樣別的小菜吧。」

金太太沒有理會雪娥，皺着眉頭坐下來吃了半碗飯，便擱下筷子不吃了，雪娥送上面水，金太太洗臉，正想走到鏡臺前去整理晚粧，突然窗外一陣熟悉的汽車喇叭聲，接着鐵門一響，金主任回來了。

「呵呵！今晚新任的廳長請客，呵呵呵！」一陣粗大的笑聲跟着金主任肥大的軀體和刺鼻的酒氣擁進了房間，金太太急忙去把窗開了，她看得出今晚丈夫的酒喝得比前回陳×長做壽時更多，心裏狂跳不止，瑟瑟的立在窗邊不敢向丈夫看。

「呵呵呵！新廳長真是個脚色，他來了幾天就知道我有位漂亮的太太，呵呵呵！」金主任一搖一擺地走到沙發前，碰的坐下了，側着頭向金太太招招手：「來來來！我的小梅娘！新廳長要見你，呵呵呵！他方才對我說：『老金，人家說你有個漂亮的太太，明天帶來給我看看，你享着豔福，我眼福總得享一享

了！」呵呵呵！我的小梅娘，真虧得我家裏的老婆子死掉了，否則那裏娶得到你這位美人兒？呵呵呵！連廳長都在羨慕我的豔福了！呵呵呵！」一股抑不住的悲哀與憤怒從金太太心坎裏湧起來，她把頭轉向窗外，淚珠一串串落在窗檻上。

「侮辱啊！無窮的侮辱啊！」她默呼着，悔恨像利刀連連的刺着她的心。

西洋小金鐘打過十二下，金主任才發過酒性疲乏地熟睡了。金太太伏在枕上低低的痛哭着，她憤怒地把手上的鑽戒脫下來向被面上一丟，怒喊道：

「可咒詛的物質啊！你們竟奪去了我一生的幸福！」

她伸手撫撫在隱隱作痛的胸口，她知道這裏面藏着一顆孤寂空虛的心，它需要撫愛，需要溫存，需要一種偉大深刻的精神的安慰，於是景非充滿熱愛的眼睛又在她面前了，她又似乎聽見那輕柔的聲音在喊道：「梅啊！我不能離開你！」

漸漸的她感到一陣模糊，彷彿自己已到了一個清靜的鄉下，在一所小小的學校門前她停下了，叩了二下門，一個天真的孩子出來引了她進去。

「你是來看我們周景非先生的吧？」那孩子問她。

「是的，但你怎麼知道我是來看周先生的呢？」她有些奇怪了。

「我怎會不知道呢？周先生房裏一直放着你的照片，我們每次進去，看見他總在對着你的照片流淚嘆息，所以我一看見你就認識了。」

「啊！真的嗎？」她感到一陣喜悅，又似一陣悲哀。那時已到了一扇小門前，孩子對她道：「到了，周景非先生就在這裏面。」

她在門上輕輕的一推，門開了，啊！坐在裏面的果然是最愛她的景非！

她不能自持地伸手撲了過去，景非把她緊緊抱住

了！

「梅啊！你終於又回到我的懷裏來了！我所期待着的一天終於到了！」景非愉快地說着，將她抱得更緊了。

突然「呼」的一響，金太太被丈夫粗大的鼾聲驚醒了，睜眼一看，見睡在她旁邊的依舊是蠢豬般的金主任，那裏有什麼愛她的景非？一霎時悲哀與悔恨又

如千鈞重壓在她四周緊逼攏來，她痛苦地叫道：

『可愛的夢啊！爲什麼我不能永遠留在這夢中呢？』

她再閉上眼睛，重新將那可愛的夢境細細地回味着。

『梅啊！你終於又回到我的懷裏來了，我所期待着的一天終於到了！』這清晰的聲音，不正是提醒她那可憐的景非還 苦苦地期待她嗎？她更記起景非用血寫給她的最後一封信，不也是寫着「梅啊！現在我雖然失掉你了，但總希望有一天你會回到我的懷裏來」嗎？她猛地跳起來了，爲什麼不逃開這粗俗的丈夫而回到溫柔的景非懷中去呢？難道還要留戀這葬送她幸福的可咒詛的物質和虛榮嗎？

『去！回到景非那裏去享受那偉大的精神的撫愛吧！』金太太覺得心頭一亮，一條光明的道路在她面前出現了！

× × × × ×

三天後一個晴朗的早晨，金太太悄悄地帶着一隻小提箱跨上了從上海到×地的火車。

『啊！一個最大的難關總算逃過了，我已脫出那

可怕的囚籠了！』她心裏默默的欣喜着，她想起昨天如何假造了一個電報，騙丈夫說有一位和她最要好的小姊妹病了，一定要她去照顧幾天；又如何把鑽戒首飾統統交還丈夫，對他說鄉下路上強盜很多，戴着危險；更如何婉轉地拒絕了丈夫要差人護送她的提議，不覺得意地笑起來了。

『可咒詛的物質啊！從此我不再受你們的誘惑了！』她低低的喊了一聲，伸頭向車窗外一望，見那繁華的上海早消失在車子後面了，空曠的田野一片片在她眼前飛過，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覺得全身的細胞不平常地跳動起來。她知道幾小時以後，自己就要在一所小學校裏面對着二年不見的景非了，她相信他一定仍像以前一樣的愛着她，一定要熱烈地歡迎她，可是她將怎樣對他說呢？二年前不是硬着心腸把他拋棄了嗎？

金太太靠在窗櫺上沉思了一會，忽然輕輕的自語道：

『我要向他懺悔，求他原諒，並要告訴他此後永遠不再離開他了！』她擡頭望遠處一排連綿的山影，更決然想着：『是的，雖然我不能同有財有勢的

金主任離婚，但我可以同景非逃到荒僻的山野裏去，有了景非的愛，我還怕什麼呢？」

這時淡淡的陽光射進車廂來了，金太太感到一陣舒適的暖意，把伸出在窗外的頭縮了進來，讓那柔和的陽光照在她白嫩的臉上，於是閉着眼睛，一會兒沉醉，一會兒興奮，最後她覺得胸口裏的血都在沸騰了！

嗚嗚的汽笛聲把金太太從幻想中驚醒，×地又到了，金太太急忙立起來，提着小皮箱跟着那些擠在車門口的乘客下了車，伸手看看手錶，還只十點一刻，她知道從車站走到小學校至多三刻鐘就够了。這段路她原是走慣了的，她的認識景非，也就是因了三年前她到×地小學校裏來擔任唱歌教員，雖然後來和金主任認識了就辭去教職住在上海，但這小小的地方她已熟透了。

『小姐，要不要買青柿？』金太太出了車站往東面一條冷靜的小街上走時，一個挑着擔子的小販向她迎面而來，見了她便這樣問。

金太太向擔子裏一望，一片刺心 回憶又湧起來了。她記得二年前她末了一次到景非房裏去告別時，

他還親手削了一個青柿給她吃，那青柿上留着好幾滴景非的眼淚。然而那時候金主任的鑽戒已使她的心像鑽石一樣冷硬，竟毫不動心地吃完青柿便走了。

『唉！景非！我實在太對不起你了！』金太太良心裏一陣絞痛，她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景非面前去求他的寬赦。

彎彎曲曲的小路走完了，金太太的手錶上十一點缺五分時，她終於到了那所熟悉的小學校大門前了。『現在總不是做夢了吧？』她想起前三天所做的夢，不覺疑惑起來。忽然裏面一陣很響的鈴聲送進她的耳朵，接着一大羣孩子從大門裏湧了出來，都驚奇地向她瞧個不停。

金太太知道今天不是做夢了，就低着頭輕輕的問一個小孩子道：『小朋友，你們的周景非先生在學校裏嗎？』

『周先生嗎？在學校裏。』那孩子一面點頭一面回答。

金太太連忙往裏面走，在一間熟悉的小房裏，她終於見到二年前深愛着她的景非了，可是已是何等憔悴蒼老的景非了啊！

「梅，想不到你還會到這裏來。」景非見了她並不像夢中一樣顯着愉快的神情，却先對她看看，然後帶着悽愴又懷疑的聲音說。

「景非，請你原諒我！」金太太抖瑟地說了一句，眼淚如潮水般湧出來了。

「梅，告訴我你今天到底爲什麼到這裏來呢？」景非疼惜地又向她望了一會，然後輕聲問。

金太太像個孩子般跑過去倒在景非懷裏，她嗚咽得全身發着抖。

「景非啊！我此後永遠不再離開你了！我不能沒有你的愛！……」她低呼着。

不一會二人的眼淚混和在一起了，久已熄滅的愛的烈火在景非創傷的心底復燃起來，他擁着她，輕輕的向她訴說二年中懷念她的苦悶，最後他果然像夢中一樣歡悅地道：

「梅啊！你終於又回到我的懷裏來了，我所期待着的一天終於到了！」

金太太也收住眼淚展開愛嬌的笑顏，她覺得自己空冷了二年的心靈已被景非有力的溫存撫愛所鎔熱了！

× × × ×

在愛的歡樂與狂熱中，金太太在這離×地六七里路的鄉下住上一個多月了。因爲怕金主任追尋，所以她到×地的當天下午，就同景非來到此地；雖然景非每天早出晚歸，仍在×地小學校裏教書，但那些甜蜜的良夜和每星期一次的假日，金太太已感到够沉醉了。眞像她會幻想過的一樣，他們常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享受着人間最崇高的戀愛之福。

西北風漸漸大起來，嚴冷的風霜來臨了。一天早晨金太太照例很早起身燒好粥，把房間收拾清楚後，又照例將掛在牆上的日曆撕下一張。

「十一月二日」，日曆上幾個大字刺入了她的眼睛。

「啊！今天不是景非的生日嗎？」她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自語一聲，有些興奮地回頭向尚在牀上熟睡的景非望望，驀地一個新鮮的念頭在她腦子裏跳動了。

「對了，讓我今天晚上預備一頓豐美的晚餐，同他過一個最快樂的生日！」金太太默默的想着，臉上立刻浮起一陣欣喜的微笑，她決定現在不去告訴景非，要等他放學回來時給他一種突然的驚喜。

金太太立着想了一會，景非已醒來了。他像平日一樣起身洗臉吃粥，然後匆匆上學校去，似乎並沒有想到這是自己的生日。

景非去後，金太太笑咪咪的去拉開牀邊桌子旁的小抽屜，那裏面正放着一小疊前三天景非才拿來的十月份薪水，金太太伸手把那疊鈔票拿了一大半，仍將抽屜關好，自語道：

『我先去買茶吧，遲了恐怕好的東西買不到。』這鄉下雖然小，但雞肉魚鴨倒統統有，金太太買菜回來時，籃裏放着一隻大母雞，一隻雌鴨，一個蹄膀和許多魚蝦蛋等等。

『啊！我還忘記了買些水果呢！』金太太將菜籃擱上桌子，忽然啣咕了一聲，又連忙回身向外走去。不一會金太太又回來了，手裏捏着幾個鮮紅的大蘋果，她臉上堆滿笑容，心裏在暗暗的想：『等一會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臉孔裝得像蘋果一樣美麗！』她看着買的東西沒有什麼缺少了，就束上圍身布，動手殺起雞鴨來。

下午三點鐘的光景，金太太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於是倒了一盆臉水，用香肥皂將臉和手擦得乾乾淨

淨，拿出香粉胭脂，坐下來對着鏡子細細理粧。

『哦！怎麼這雪花粉變了？』金太太搽上一層三花牌雪花粉後，對鏡子裏望望，看見臉上浮着一層很乾燥的皮，不覺驚異地叫起來了。她想起在上海時，只要把這粉略略一搽，臉就會如凝脂般細膩，現在怎麼搽了許多反比從前不搽更粗糙呢？

金太太拿起粉瓶到鼻子邊去嗅嗅，覺得仍芳香撲鼻，看看粉的顏色也仍如以前一樣潔白和潤。

『那麼到底是什麼緣故呢？』金太太把臉孔湊近鏡子，用手摸摸那層乾燥的皮，突然兩滴粗大的淚珠在她眼睛裏顯現了，她發現自己白嫩的纖手已比臉更粗糙乾老，從前的柔嫩可愛竟不知什麼時候消失大半了。

『僅僅兩個月啊，怎麼我會變得這樣快呢？』她傷心地自問，眼淚一串串落下來。她想想嫁給金主任二年沒有一些改變，現在和景非在這裏同居了兩個月，皮膚就變得這樣乾老，這是什麼緣故呢？

她沉默一會，後來忽然明白了，她想起這兩月中的生活，每天早晨冒着風霜起來淘米燒粥，吃過粥又要燒飯洗衣，而吃下去的只是些素菜粗飯，當然以前

小心保護着的皮膚要改變了。

她睜着瑩瑩的淚眼向鏡子裏呆望了好久，雖然在淚光中她所見到的景像有些模糊，但在她面前老浮着一個搽不上粉的乾燥的臉，一雙粗老的手，她把頭垂下去了，她的心感到一種從來未有的沉痛和顫慄。

不過漸漸地她又擡起頭來，景非溫柔的聲音在她耳邊這樣迴蕩着：

『梅啊，你是比以前更美麗更可愛了！』

她記起每天晚上景非對她說的一句話，一陣溫熱從心底湧了上來，她有些興奮，又有些奇怪，問自己道：

『景非難道在騙我嗎？這樣乾老下去的皮膚怎會比以前更美麗可愛呢？』

突然她面前出現了一個最熟悉最偉大的字：「愛！」

『我懂得了！』她點點頭，『景非並沒有騙我，他實在太愛我了！』她感動地說着，一霎時她覺得景非的溫存熱愛充滿在她四周，她忘記了一切，推開鏡子，毅然說道：

『有了愛，我還怕什麼呢！』

金太太看見手錶上四點過十分了，她的心跳動得快起來。她在桌子上舖了一條白色的毯子，中間點了兩枝紅燭，把一盆蘋果和燒好的雞肉魚鴨統統搬上桌子，又取了兩個玻璃杯，倒滿兩杯濃酒，然後坐下來靜靜地等待景非回來。

四點二十分的時候，果然門上蹬的一響，景非開進來了。

『嘻！這是做什麼？』景非一見桌子上的紅燭和熱氣騰騰的雞鴨魚肉，嚇得一呆，大聲問着。

金太太展開嬌美的笑臉，走上去握住了景非的手，欣然說道：

『景非，你忘記了嗎？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們應該特別快樂一下！來！快來乾了這一杯我慶賀你生辰的美酒！』金太太把景非拉到桌子前坐下了，很起勁的先舉起酒杯。

但突然一陣慍色罩上了金太太的臉，原來她看見景非非但毫無驚喜的樣子，反而遲遲的不把酒杯舉起來，似乎有些憂急的神情。

『怎麼？景非！你今天不舒服嗎？』金太太掃興地放下酒杯問他。

『梅，這些東西都是你去買的嗎？』景非沒有回答金太太，只是瞅着桌子上的東西望了一會，輕輕的問。

『是的，非但去買，我還忙了一天呢！』金太太有些不解景非問她的意思，便隨便回答着。

『哦，今天用了這許多錢，恐怕這一個月的薪水要不够開銷了！』景非眉頭一皺，吞吐地說出了這麼一句。

金太太心裏砰的一跳，方才所有的高興和希望都頓時像冰一樣冷了下去，無限的悲哀與悔恨湧起來了。這悲哀裏露出了自己乾燥的臉和手，這悔恨裏映着一疊今天用掉的花花綠綠的鈔票。她望望景非，她覺得那雙含愁的眼睛在向她抱怨着，似乎要向她索還那疊鈔票。

『梅，你應該體諒我的苦處！』

金太太正在最難堪的時候，忽然又從景非口裏發出這句刺心的話，她再也耐不住了，狂潮般的淚水奪眶而出，她伏倒在桌子上，最後竟不能自持地失聲痛哭起來。

景非的賠罪與安慰都沒大效用，乾燥下去的臉與

手，和景非含怨的眼睛，一陣陣刺着金太太的心，她彷彿看見一層灰暗的障礙豎在她和景非中間，她更覺得自己所依藉着的偉大的「愛」字已開始有些搖動了！

x x x x x

雪花蓋滿大地，田野裏皎潔得如鋪上了白絨毯子，已是景非生日後的第三個星期，這些日子內，金太太雖然仍和景非像平常一樣生活着，可是在她心底燃燒着的愛的熱火已跟着外面的冰雪世界漸漸地冷下去了。

這寂靜的下午，金太太獨自坐在一張冷硬的方凳上。風雪不時一陣陣從瓦縫裏吹進，地上的磚塊如冰塊一樣在冒着刺骨的冷氣。

『冷啊！』她縮緊了頭低低的喊了一聲，突然眼前一陣模糊，在模糊中她似乎已回到一間生着火爐的熟悉的房間，正坐在一隻放着野鴨絨墊子的沙發裏，女傭雪娥正送上一杯沸熱的咖啡，她伸出戴着鑽戒的嫩手去接那杯子。但驀地「嘩」的一響，金太太立刻清醒了，她看見一股冷風像刀一樣從窗縫裏向她臉上直刺過來，便猛烈抖了幾下，眼睛裏落下了一串黃豆

大的淚珠。

『梅，你冷嗎？今天……』景非帶着一身雪花鬧進門來，見金太太正用手帕揩着眼淚，驚惶地跑過去握着她的手道：『怎麼你又在哭了？』

金太太捧下景非的手，嗚咽得更傷心起來。

『梅，你近來到底爲什麼一直要哭呢？上次生日那天的事，我已向你不知賠過多少次的罪，其實當時我也沒有怪你的意思，只是爲了經濟，所以一時向你說了幾句使你掃興的話，難道你就永遠不能原諒我了嗎？』景非的聲音有些發抖，頓了一會，又輕輕的道：『梅啊！你忘記了我們過去的一切了嗎？三年前像這樣一個大雪的下午，你不是起勁地拉我出去踏雪，你還說任憑外面的世界冷得統統結了冰，我們的心總是熱着的，現在你爲什麼……』景非說到這裏不響了。

金太太擡起頭來，她看見景非含淚的眼睛正痛苦地射在自己臉上，她便也想搜索些過去的熱情來溫溫自己和景非的心，可是那些熱情不知逃到那裏去了。在她回憶裏只留下穿着海勃龍大衣和金主任坐在汽車裏到江灣去看雪景，倚在野鴨絨墊子裏喝沸熱的牛奶

咖啡。……

『梅，今晚學校裏有遊藝會，是×地各界歡迎×××長而開的，我們早些吃了夜飯去看好嗎？好在夜裏沒有人會注意你的。』景非呆了一會，忽然換了高興的口氣說，他在竭力想方法使金太太快樂。

『我不去，這樣冷的天！』金太太的啜泣雖住了，但仍是一臉的不高興。

『冷有什麼要緊呢？坐在家裏更冷，出去走走才會暖和起來。』景非看見金太太開了口，知道一重難關已攻破了，便繼續高興地說着。

金太太沒有說去，也沒有說不去，她在沉思，她感到一種痛苦，一種需要，而這種痛苦和需要似乎都不是景非幾句空泛的安慰所能解決的。

夜飯吃過，一半由於景非的勉強，一半也覺得心裏太悶了，金太太終於被景非扶着走出了門。

『梅，你看我們踏着夜雪去看戲，這風趣不是又可以寫一首詩嗎？』景非笑着說。

『詩』，這個字像一枚小針在金太太心窩裏略略一挑，似乎一縷熄滅的溫熱被挑回了。她回頭對景非望望，正想說什麼，突然一陣狂風猛向他們撲來，她

的心又立刻冷下去了，在她眼前穿起一件厚暖的海勃龍大衣，一副長統麂皮手套，熊熊的火爐，溫暖的房間……她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難受。

『梅，怎麼樣？冷嗎？』景非發現她的身體有些發抖，一面把她摟得更緊些，一面又疼惜地問：『這樣可暖和些嗎？』

金太太不響，雖然她心裏在說：『你的手臂又不是火爐大衣，怎會使我暖和呢？』

在不十分歡悅的情態下他們走到了學校裏，遊藝會已在開始，景非怕人家注意金太太，（因為他和金太太的同居是祕密的）所以和她悄悄地坐在後面一排很暗的凳子上，沒有去招呼什麼人。

『梅，你看見嗎？坐在臺前籐椅子裏的一男一女，就是今天所歡迎的××長和他的太太。』坐定後，景非指着前面輕輕的在金太太耳邊說。

其實景非不說，金太太也早已在注意這一對男女了。固然這兩人坐在前面籐椅子裏和別的看着不同，可是引起金太太注意的却是那女人身上一件觸目美麗的白貓皮大衣。

一陣清脆的歌聲從臺上傳下來，景非得意地對金

太太說：

『梅，這一幕歡迎舞是我們五六年級女生表演的，你是內行，你看還不差吧？』

『哦！』金太太不在意地應了一聲，眼睛仍落在前面那件美麗的白貓皮大衣上。她心裏感到一種懊惱，這懊惱是羨慕，嫉妬，還是悔恨，她有些模糊，也許是三種情緒混合的攪擾吧？總之，她覺得自己也需要這樣一件美麗的款式大衣。

那時她聽見前面有兩個看客在講話：

一個說：『你看×長太太的皮膚多少白嫩！』

另一個說：『是啊！三十多歲看起來還不到二十五歲呢！』

一層暗影罩上了金太太的臉，她立刻想起自己一天天乾老下去的臉和手，心裏陣陣作痛。

『我不要看了！』突然金太太從凳子上立起來向外走，景非驚惶地追了出來。

『梅，什麼事啊？你真要把我急死了！』景非到了外面發現金太太掩住臉在路上嗚嗚的哭，急得氣都接不上，上去扶着她道：『梅，難道你不相信我是永遠愛你的嗎？』

門，我竟一步一步向那哭泣的地方去。

『啊！這是人嗎？』當我看見一個骷髏似的人形在地上爬一爬地過來時，我的心像中了冷箭般戰慄了。我分不出那人是男還是女，我只看見幾條被布裹着一堆黑黝黝的東西，四肢在微微抖動着，小山峯似的骨頭凸出在萎黃的皮膚上，我把眼睛移上一看，我更看見了那張痛苦的臉：無血的嘴張得大大的，飢火燃燒的兩眼正向地上搜索着，似乎要尋找一塊可以抓起來充飢的泥。

『媽媽啊！』從那悽慘的哀號中，突然發出一聲沉痛喊叫，這聲音像利刀割着我的心，我不自主地走到那人身邊，我俯下了頭，啊！我看清楚了，那是一個孩子！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子！

我開始感到一種從來未有的壓迫，我旋轉頭去想避開這可怕的景象，但無論避到那裏，這痛苦的臉總在我眼前。我想逃回去，但兩隻腳好像不是我的了，我一步都不能走，我只是茫然地站着，我只是不知所措的望着那可憐的孩子。

二分鐘過去了，悲慘的哭聲仍苦痛地響着，這聲音裏充滿了絕望與痛苦，枯瘦的身體猛烈地顫動起

來。我也再忍不住了，我低下頭去輕輕的問：『孩子！你也有媽媽嗎？你爲什麼弄得這樣苦呢？』

飢火燃燒的眼睛裏現出了一種驚奇和感激的光輝，一縷微光掠過他骷髏似的臉，我看見那張無血的嘴唇在輕輕的啓動了，他的聲音雖是疲弱而輕微，但却像一顆顆沉重的石子打入了我的心。將他那零碎的語句，連綴起來，便成了下列的故事。

× × × × × × ×

小姐！我非但有過媽媽，有過爸爸，我也有過一個像你們一樣可愛的家。爸爸是農夫，每天在田裏工作。媽媽在家裏燒飯洗衣，等傍晚爸爸回家的時候，媽媽便將我抱到爸爸懷裏，我對他笑，我把小臉偎着他被太陽晒黑了的臉，於是爸爸也笑了。他忘記了所有的辛苦疲勞，他拍着我，他吻着我，他微笑地對我說：『你真是我的小心肝，我的小寶貝！』

可是日子並不能永遠平安地過下去，可怕的事情來了。我六歲的那一年，發起大水來，連着三十天大雨向地上傾，河水漲得向岸上直流，屋裏，田裏統統開了河，媽媽急得大哭了，爸爸整天嘆着氣，叫道：『今年租米還不出來了！怎麼辦？怎麼辦？』

那時候，我一些都不懂事，整天笑嘻嘻的坐在一隻腳盆裏，浮在水面上，蕩東蕩西玩着，懂什麼大會把田淹沒？懂什麼租米還不出爸爸曾被人拉去坐監牢？

但媽媽的哭聲和爸爸的嘆息一天嚴重一天，有一個天氣很冷的早晨，爸爸被人叫進城去了，到晚上還不見回來。媽媽焦急地站在門口望，我也拉着媽媽的衣角莫明其妙的站在門口，突然我看見遠遠的地方有一個人走了來了，我看看很像爸爸，就歡喜得叫起來：「媽媽！爸爸回來！」

「是的，爸爸回來了！」媽媽也露出了一絲數月來未曾有的微笑。但一霎那間，這微笑立即消滅了，爸爸背後還跟着一個人，那人就是爸爸媽媽常常說起的周老爺！」

爸爸走近了，我看見他憂急的眼睛裏含着兩顆很大的淚珠。他將周老爺領到我們房子的前後看了一會，就從衣袋裏摸出一張紙頭來，抖瑟地問道：「老爺！你看這房子和紙上寫的不錯吧？」

「哦！四間平屋和一間牛棚，不錯，好！我限你們半個月內搬場，如果半年內你們不把租米還清，這

房子便永歸我的了。」周老爺說着拉開花緞皮袍的衣襟，露出雪白柔軟的羊毛，將那張紙頭小心地藏進了裏面藏青素綢絲棉襖的衣袋裏，然後得意地摸了一下嘴唇上面的八字鬚，就轉身走了。

「老爺！老爺！求你開恩做做好事罷！我們實在苦……」媽媽急急的追上去在周老爺面前跪下了，眼淚像泉水從她臉上流下來。

「嘿！做好事？」周老爺尖厲的一聲笑。「我不做好事，你的丈夫早已進了監牢了！不知好歹的東西！」他把媽媽瞟了一眼，頭也不回的走了。

從此愁雲罩住了我們可愛的家，媽媽整天眼淚洗着臉，爸爸一刻不停的在外面趕。搬家的限期一天近一天了，全家都在焦慮中。有一天夜裏，爸爸忽然酒臉笑容開進門來說道：「好了！我已找到工做了，那地方還有一個空草棚，我們明天就可以搬去住。」媽媽像絕地逢生般喜得叫了起來，抱着我歡悅地道：「看看我們的小阿蘭，就不像是個餓死的。」

搬家了，爸爸在前面挑着一副担，媽媽提了兩個包，我在後面跟着走。走出了祖父留下的四間屋，走出了爸爸播種的大白場，走出了媽媽淘米洗衣的小溪

流，突然媽媽嗚嗚的哭了。

「哦！哭什麼！等老子做了半年工，積下一堆白洋錢，把那斷命的瘟租還清了，仍舊可以搬回來住，哭什麼！」爸爸在前面氣憤憤的說。

在一座高山旁的一塊荒場裏，我看見無數破小的草棚林立着，每個草棚門口露出了一些女人和孩子黃瘦的臉，看見了我們都好奇地竊竊私語起來。爸爸走到一個很低的小草棚前便放下擔子立定了，回過頭來對我們說：「到了！」

「到了！」我覺得心裏一陣酸，這個比我們牛棚還不如的草棚將是我們的家嗎！我想起自己家裏高大的四間屋，我想起屋子前那片清靜的大白場，我想起大白場前那條悠悠的小溪流，我的眼淚下來了。

然而眼淚沒有用，爸爸已將東西搬進了那個又暗又濕的草棚裏，已吩咐媽媽燒起夜飯來。

突然一陣擾雜的人聲從荒場西面傳過來。爸爸叫道：「他們放工了，待我們出去看看。」爸爸便牽着我往外走。

啊！小姐，我真不知用什麼話來形容這一羣人！那些可怕的脸呀！

「爸爸，這些人是做什麼的！」我抖瑟地問。

「這些人都是礦工，都是在地底下採煤的，明天，爸爸也要和他們一同去做工了。」爸爸輕輕的回答我。

我不十分懂得爸爸的話，但「爸爸明天也要和他們一同去做工了。」却像利針刺痛了我小小的心，我緊緊的抱住了爸爸的腰，抬起頭來苦苦地道：「爸爸不要去和他們一同做工，那些人真可怕！」

爸爸笑了，撫着我的頭道：「你這不懂事的孩子！爸爸不做工那裏來飯吃！那裏能積下洋錢去還租米！那裏能贖回我們的房子呢！」

那時有一個赤眼黑臉的人走過來同爸爸講話。爸爸叫我把小手伸出來給那人握握，還叫我喊他「叔叔」。啊！我更害怕了！那人的手黑得像燒焦的硬柴，在我小手上捏，立刻留下幾個很深的黑印。我不敢再向他看了，我低着頭緊倚在爸爸的身邊。

那天夜裏我做了許多怕夢，夢見些什麼我已忘記了，不過我記得有好幾次從夢中哭醒，媽媽也被我吵得半夜未曾好睡。

第二天我起身時爸爸已去做工了，媽媽與我寂寞

地留在草棚裏。

傍晚時擾雜的人聲又來了。我和媽媽出去一看，看見那羣可怕的人又在西面走過來。但我並不像昨天一樣嚇得低着頭，因為我知道那羣人中有我的爸爸，我睜大了眼在尋我的爸爸。

爸爸微笑地站在我們面前了，但爸爸的樣子已改變得幾乎不認識！滿頭滿臉滿身都是黑，眼睛裏淌着淚。

「啊！怎麼你做了一天工已變得這樣？」媽媽的眼睛有些紅了。

「喔！不要緊，做慣了就會好的。」爸爸滿不在乎的說。夕陽的餘光照着他忍受艱苦的臉，爸爸的眼睛更顯得慈愛了。

日子一天一天過下去，三年很快的過去了。白洋錢並沒有像當初所希望的能一塊一塊積起來，贖房子和搬回我們可愛的田莊去居住的夢也早已沒有了。爸爸每天早晨帶着蒼白憔悴的臉去上工，晚上疲乏地帶着滿身滿臉的煤污回家來，堅強的飢肉和豐滿的精神都沒有了。

有一個黑幽幽的黃昏，爸爸照例洗過澡，照例從

衣袋裏摸出一天的工資（四個銀角）交給媽媽後，就坐在牀沿上輕輕地自語道：「那紅旭旭的太陽是何等可愛啊！」

我走過去捏住了爸爸的手，我低低的問他：「爸爸！你歡喜太陽嗎？」

爸爸低下頭來望着我，我看見爸爸眼睛裏有兩顆明珠閃耀着。他說了：「是的，我歡喜太陽！太陽裏有紅的花，綠的草；清朗的藍天，碧綠的河水；快樂的孩子在地上跳躍，活潑年輕的人們在田裏歌唱……呵！美麗的太陽！但爸爸已經有三年多沒有看見太陽了！」

爸爸眼睛裏的明珠滴了下來，他抱着我，他又用戰抖的聲音接下去說：「我的小阿蘭！爸爸和你看見的那羣可怕的人整天在一個深暗的地洞裏，那裏沒有太陽，沒有空氣，沒有日和夜，沒有冷和熱；只有黧黑的煤，只有惡毒的氣，只有一羣像牛馬一樣工作着的人。啊！不！牛馬還能站在太陽裏吃着田邊嫩綠的草，喝着河裏碧清的水，還能看見花的紅，還能聽見鳥的叫，還能知道冷和熱，還能辨別日和夜，我們是連牛馬都不如啊！」爸爸說着悲痛地哭了。

那時我還不能懂得爸爸的話，但爸爸痛楚的表情我是懂得的，我把臉孔伏在爸爸的身上，我知道自己的眼淚已流濕了爸爸的上衣。

然而命運對於爸爸似乎還不够殘酷，那最慘痛的一天總於來了！

一天早晨，爸爸和他的同伴們照例去上工後，荒場上的草棚裏又剩下些女人和孩子。媽媽淘好米，搬了一隻小凳坐在門口補破衣，我在旁邊看着天空的小鳥一羣羣飛過。

突然一個巨大的聲音從西面傳來。我和媽媽驚惶地抬頭一望，看見有幾個穿長衫的男人正向我們這邊飛奔而來。

「今天礦裏煤毒爆發，全礦日工都中毒斃命，經理先生要召你們工人家屬去，快些！快些！」這幾個人走近了，就大聲喊着說。

像晴天裏的一個霹靂，寂靜的荒場裏突然號聲沖天，每個草棚門口跳出幾個如發狂的女人和孩子，呼天叫地的哭着向前亂奔，媽媽面悲傷更是有生以來所未見過，她號叫着，她把自己的頭髮一把一把埋下來，她拉着我橫衝直撞的向前跑。

啊！小姐，我永遠不能忘記這一幅慘痛的景象。當我和媽媽跟着那羣女人孩子衝進一片一邊堆着無數煤塊的空場時，我的心抖得像暴風中的小草一樣。就在這空場的一角裏，數十具枯焦木頭似的屍體躺臥着，張着嘴，露着牙，有幾個鼻孔裏還在淌着紫黑色的血，一陣震天的哭聲在這些屍體旁邊響起來，瘋狂似的女人都撲下去，抱着自己丈夫的屍身號叫着！我看見媽媽在一具最怕人的屍體旁倒下了，她抱着那屍體狂喊狂叫，她猛的抓住了我的手喊道：「阿蘭！看看爸爸啊！」

我睜大眼睛一看，我的心像千刀萬箭在亂戳了！這是夢嗎？幾個鐘頭前我的好好的爸爸，已是這躺在地上最怕人的屍體了嗎？我不相信，我抬起頭來向旁邊亂瞧，我希望從這些會動會叫的話人中能找到我的爸爸，我希望爸爸仍能像平日一樣向我招招手，說道：「阿蘭，爸爸在這裏。」然而我是失望了！我低下頭去再向地上媽媽抱着的屍體一看，這分明是我爸爸的衣服，這藍布褲上的一個大補釘，是昨天我親眼看見媽媽補上去的；這舊草鞋上的帶子，是我一件破短衫上撕下來的；還有這隻粗大的手，這個和我一樣

狹長的頭。啊！這的確是我的爸爸啊！我不能自
制地像媽媽一樣倒下了，我抱住了爸爸的頭大叫起
來！

然而叫沒有用，哭沒有用，爸爸是死了！雖然
後來經理先生出來發給每個工人家屬三百塊錢的撫恤
金，但是小姐！你想世界上還有東西比人的性命更寶
貴嗎？媽媽接了這一堆爸爸性命換來的洋錢時，她
悲痛得鮮血從口裏直噴出來，她將這堆洋錢丟在地
上亂踏，她喊道：「我要我的丈夫！我不要你們的錢
啊！」

從此更慘苦的日子開始了。在爸爸死後的第三
天，我們又搬了家，這些草棚已有新工人的家屬搬來
住，我們和許多同我們遭同樣命運的女人孩子只好
含淚離開這片寂靜的荒場了。當我看見媽媽沉痛地將
一切東西捆紮好，將平時爸爸挑的那副担子放到她自
己的肩上去時，我的眼淚又如雨一樣流了下來。

「媽媽！我們到那裏去呢？」我瑟縮地問。

「阿蘭！若不是爲了你，媽媽早已向河裏一跳
了。但爲了你，我總得想法把你撫養大，我總希望你
將來能替爸爸掙口氣啊！……」媽媽還想說下去，但

她的聲音已被悲哀阻塞了。

媽媽挑着担子一面哭，一面走，走到一所無人居
住的破舊祠堂門口便停下了，回過頭來對我說：「阿
蘭，我們就到這裏面去住住罷，我們實在沒有地方去
啊！」

於是這滿了蛛網塵埃的破舊祠堂的一角裏，就成
了我與媽媽的家。

過去的日子我們不能想，也不敢去想了，媽媽整
天含着淚，埋着頭，到大街小巷去收些衣服來洗洗，
收些襪子來補補，每天能拿到二十多個銅元，這樣我
們總算仍能一天一天活下去。

雖然在飢寒與困苦中，日子也過得很快，我是漸
漸地長大了。

我從沒有忘記過爸爸慘不忍觀的屍體，我也沒有
忘記過媽媽像血一樣的眼淚。我每次看見媽媽彎着枯
瘦的腰，在河邊洗滌一大堆衣服，我的心總
像割一般的難受。我記起媽媽的話：「阿蘭，媽媽這
樣苦，都是爲着你了！你將來總要替爸爸掙口氣啊！」
我的眼淚總像泉水一樣往外流。

然而這種慘苦的生活仍不能平靜地過下去，我十

四歲的夏天裏，一件使我心胆俱裂的事情發生了。啊！小姐，那是在世界上最痛苦的一天，我唯一的最愛我的媽媽忽然死了！

我能用什麼話來形容我心中的沉痛呢？當媽媽握着我的手，用最後的掙扎出來的聲音對我說：「阿蘭！不要忘記你可憐的爸爸啊！」我已經不能看見她蒼白的臉，我暈倒在地上了。

等我知覺回復過來的時候，媽媽已經臥在席上了。但她冰冷的手指還握着我的手，她的凹下去的眼眶邊，還留着兩滴最後的血淚。小姐！那時候我已不會哭，我已沒有眼淚可流了。我跪在媽媽的身邊，我雙手捧住了她枯黃冰冷的臉，我像木鷄一樣的跪着，我不思想，我不能思想了！

啊！我永不忘記的最沉痛的一天，我恨不能將牠從記憶中撕了下來！

從此在這浩大的世界中，我是孤零零的一個了！但我仍舊需要吃，需要穿，需要一切人類所需要的東西。

我餓了，我在街上走着，我看見成千成萬的男人女人在我身旁來來去去，但沒有一人肯低下頭來看我

一眼；我看見高大的房屋在路旁聳立着，但沒有一扇門是向我開着的；我鼻子裏聞到鷄鴨魚肉的香味，我看見茶食店裏美好的點心像山一樣堆積着，但我能伸手去拿來吃嗎？

飢餓在我肚子裏咕咕叫起來，我又回到那所破舊的祠堂裏，我抱住了自己的膝蓋嗚嗚地哭了。

忽然有一個白髮的老婆婆走進祠堂來，她慈祥的耨眼驚異地望着我，說道：「孩子！你爲什麼哭？你的媽媽呢？」

我像遇到救星般立刻在老婆婆面前跪下了，我哭道：「老婆婆！我的媽媽死了！我肚子餓，我要吃飯啊！……」

老婆婆把我細細看了一會，就將我一把拉了起來，笑嘻嘻的道：「孩子！你不要哭，那邊張公館裏的老爺正要找一個服侍的孩子，我把你帶去給他看看罷，只要你好好的侍候他，吃的穿的沒有一樣會少的。」

我的眼淚立刻收起來了，我跟着那老婆婆一步一步往外走。

在一所堂皇華麗的建築門口，老婆婆拉着我進去

了。我的心突然怦怦跳了起來，走過一個有假山魚池的小花園，走過幾間放着奇怪桌椅的大房間，我便看見一個留着黑鬚髯的大胖子，坐在一隻奇怪的椅子裏看着報。

「老爺！今天我走過王家祠堂門口，聽見裏面有哭聲，我進去一看，原來是一個沒有爺娘的孩子，他見了我就跪下了，說肚子餓，要吃飯，我想起老爺正要找一個侍兒，所以把他帶來給老爺看看，如果老爺看了中意，倒是做了一件好事。」老婆婆站在那大胖子面前恭恭敬敬的說，於是我知道這大塊頭就是張老爺。

「哦！」張老爺抬起頭來向我一望，突然一副尖厲的眼光像火一樣射過來，我嚇得打了一個戰慄，連忙把頭低了。那時候我忽然想起另外一個人，我的心跳得更厲害了。我記起在我一生中看見過有這種尖厲眼光的，只有我小時候常常到我們田莊上來收租米的周老爺。啊！周老爺！不就是他把我們從那可愛的田莊上趕出來的嗎？不就是他，我的爸爸才會慘死在煤礦中，我的媽媽才會暴斃在冷悽悽祠堂裏！不就是他，我才会變得這樣孤苦無依嗎？

悲哀與憤怒在我胸中燃燒起來，我彷彿看見那個坐在對面椅子裏的就是周老爺！我全身顫抖着，我想轉身逃出去。

但我又聽見飢餓的叫聲在我肚子裏咕咕的響了，悲哀與憤怒立刻消了下去，我忘記了面前那副尖厲的眼光，我忘記了兇惡的周老爺，我心中只苦想着一樣東西，就是那香噴噴的「飯」！我安靜地站着不動了。

「孩子倒是生得很清秀，就在這裏試試罷。喂！你叫什麼名字？」張老爺把我打量了一會，忽然這樣問我。

「我叫阿蘭。」我縮瑟地回答着。

於是我就在這公館裏做了張老爺倒茶擊背的侍兒，肚子裏咕咕的叫聲也好久不響了。

西北風漸漸大起來，張老爺換上狐皮袍子的那一天，我悲慘的命運又來了。小姐啊！我現在知道一個天生苦命的人，無論到那裏總是一樣的，我是一個註定了要餓死的人啊！

那天早晨我照例捧了一杯牛奶走進張老爺房間的時候，覺得一股暖氣從裏面直衝出來。我睜眼一看，

突然一樣觸目驚心的東西射進了我的眼簾，我的心都抖起了！

在房間西角的火爐裏，正燃燒着熊熊的火，但這些被燃燒的東西啊，正是我爸爸爲牠們而犧牲的烏黑的煤塊！

那是我從爸爸死後第一次看見煤，也是我第一次看見了煤的用處。「阿蘭，不要忘記你可憐的爸爸啊！」媽媽臨死時的最後一句話，突然像警鐘般在我耳邊響了起來，我的心感到一陣劇烈的痛，我似乎看見火爐裏燃燒着的是我爸爸的血，爸爸的肉，更是我自己的心！我不能自持地眼淚直流了，我全身猛烈顫動起來，我把手裏的牛奶杯子掉在地上，雪白的牛奶流在鮮豔的地毯上。

啪！一下粗大的耳光送上了我的左頰。

「媽的！你見了鬼嗎？你看看這地毯！」張老爺抓住了我的耳朵，把我的頭向地上亂撞幾下，然後將我猛踏一脚，我便像個皮球一樣的直滾到房門外。

「媽的！老子賣掉你十條狗命，還不够賠我這一條地毯！滾出去！」張老爺像猛獸般大吼一聲，砰的把房門關上了。

我撫着疼痛的身體走出了張公館的大門，我又徬徨街頭了。

天色漸漸暗起來，我身上冷，我肚子裏又在咕咕的叫了。我回到那所破舊的祠堂裏，但我看見以前我與媽媽居住的地方已被幾隻黃狗佔據了，牠們都向我汪汪的叫，還張着嘴跳到我身上來，我嚇得去躲在一個門角裏，哭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想只得去討飯了，就從牆角邊拾起一個破碗往街上走，我看見男人女人仍舊來來去去在我身旁邊，我喊道：「老爺！太太！少爺！小姐！救救我罷！我餓死了啊！」但從早晨一直喊到太陽下山了，還沒有一人來理我一下。我的喉嚨喊破了，我的腳走癢了，飢餓絞着我的腸，西北風刮着我的皮，我實在沒有力氣支持了，我就倒臥在一所高大的房子門前。

一個留着小鬍鬚的男人從那所高大的房子裏走出來，他把我看了一眼，大聲道：「你爲什麼睡在這裏？快走開！」

我盡力撐起身體在那人面前跪下了，我哭道：「先生救救我罷！我餓死了啊！」

那人又把我看了一下，突然伸手在小鬍髯上一摸；輕輕地道：「哦！看你的樣子倒還不十分瘦，年紀輕輕的小夥子，這一身血倒可以賣好幾十塊錢！好好！你跟我來。」

我跟着那人走進了這所高大的房子，我明白了，這是一個醫院；我更明白了，他們要把我的血買去輸給病人了。我心裏害怕起來，但飢餓的叫聲不住地在我肚裏響着，除了出賣這一身血，我還有什麼法子可以塞住自己的飢餓呢！

我硬着頭皮把自己的血賣掉了，我緊握着那血的代價（六張十元的鈔票）走出了醫院，我在街上買了四塊燒餅；我又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祠堂裏；我把這些燒餅一口一口吞下去，覺得肚子裏舒服多了，我心裏高興起來，但猛然間想到我是在吃着自己的血時，又全身顫抖起來了！

這些血的代價把我勉強養活了許多日子，現在我是一無所有了！我把自己的血都吃完了！小姐啊！世界上還有比飢餓更痛苦的事情嗎？我知道我是快要死

了，但我想起我可憐的爸爸媽媽，我還不願死，我還想替他們掙口氣啊！……………

x x x x x x

他的聲音漸漸低下去，講到這裏便停止了。那時我像墜在一個無底的冰窖裏，即使他再要講，我也不能再聽了。我睜大了眼望着他，我覺得自己的眼睛模糊了，淚珠已一串串的掛了下來。

我把手裏半個吃剩的珍珠米給了他，我不敢再向他看，我悽惶地回到了家中。

第二天早晨，外面一陣擁擠的人聲把我驚醒了，我似乎聽見母親的聲音也混在那些人聲裏。

『母親！什麼事？』我起來開了窗子問着。

『喔！沒有什麼，昨天夜裏有一個小叫化子，餓死在隔壁的弄堂裏，現在警察正在收拾他的屍體。你不要也下來看看？瘦得真可憐呢！』母親走近了我的窗口，大聲回答我。

我並沒有走下去，我又頹然倒在床上了！

軋

大約是去年罷，一位從上海來的朋友見了我第一句便問：「喂！你猜現在上海最盛行的是什麼東西？」

我想了一想，回答道：「是女人的軟木底皮鞋，對不對？」

那位朋友連連搖頭，笑道：「不對不對！對你說了罷，現在上海最盛行的是『軋』！」

那是我第一次聽見這新興的「軋」字，覺得有些奇怪，但後來果然常常在報章雜誌上看見「軋」的新聞和漫畫了，於是我知道上海人要買米買麵或買任何糧食，真的非用九牛二虎之力去軋不可，竟有人肋骨都被軋斷！我便慶幸着自己好得回到內地來，否則恐也會碰到軋斷肋骨的危險。

可是想不到現在那久所風聞的「軋」字竟然也會臨到我們這小小的城市裏來了！

一個月前某一天晚上，父親從街上回來，現着緊張的臉色向我們道：「不得了，現在糖已買不到，一

定要像上海一樣的去軋了！」

過了一星期，和我們同住的一位陳師母，有一天從外面進來，又氣喘喘的告訴我們道：「尷尬了！連肥皂洋火都要去軋了！」

此後「軋」的風聲一天厲害一天，我每天在門口站一會，總聽見對門隔壁人家的男人在講「軋」，女人在講「軋」，甚至連孩子們都在講「軋」，有人說去軋一包糖，胸口痛了二天，有人說看見某某老太婆軋得昏倒在地上，鼻子都給人踏扁，……

我和母親因素來不大走出去，又加糖，肥皂，洋火等物，我們家中早買好許多，所以雖然耳朵裏天天充滿「軋」的聲浪，但到底沒有親眼看見過，前大母親忽然高興起來，向我道：「聽說每天下午軋肥皂，我們今天去看看如何？」

「好的，的確該去見識見識了！」我高興地回答着，就跟母親走出了門。

我們一進大街，就看見無數的男男女女在飛跑

着，有的跑得滿頭大汗，有的嘴裏在喊「糟了！來不及了！」其實那地方距軋肥皂的店還差不少路，可是已很看得出一種平時不同的景像了。我們擠在那些人中間往前走，走到快近軋肥皂的地方時，母親先喊起來道：

「啊呀！這麼多的人！真嚇死我了！」

我抬頭一看，只見前面一段街如出會般擠得人山人海，還有許多人正在向前衝去，喊聲腳聲雜亂得像造反一樣。

「快不要再走過去了！我們就立在這月布店裏看看罷。」母親大概被那許多人嚇倒了，看見我仍在人堆裏往前走，把我一把拉進了一月布店，一面急急的說。

布店裏的地板較街上的石板高一尺多，我站在那裏朝前一望，的確覺得沒有再走前去的必要了。因一則前面已螞蟻都爬不進一個，至多只能再走四五步；二則我們出來的目的是「看」，不是去「軋」，倘鑽到前面人堆裏，反而會一些看不見。

所以我就聽了母親的話站在布店門口看着。第一我先看看那軋肥皂的店，可是人實在太多，街上兩

旁統統塞足了，再也看不見。後來我把腳頭起來，眼睛向最前面瞧去，總算瞧見了，不過我心裏一陣奇怪，原來我看見那店門口的兩扇鐵門關得很緊的並沒有什麼人在那裏賣肥皂。這時母親也看見了，她詫異地叫道：

「怎麼軋肥皂的店門還關得緊緊的，肥皂不軋了嗎？」

「就是關着門的時候要軋，等四點鐘開了門出來編好號頭，就不必軋了。」布店裏一個夥計聽見母親的話，在我們背後輕輕的說着。

我一想我們走出來的時候一點才敲過，現在至多只有一點半。四點鐘開門，那不是還有二個半鐘頭嗎？可是為什麼有許多人在喊「來不及了」呢？

我正想回過頭去問那個夥計，忽然聽得他又在說話了。這次大概是同另外一個夥計說的：

「喂！老周，昨天肥皂有一千號，尙且軋不成樣子，今天只有五百號，一定更要軋了！」

「軋肥皂總還好些，因為肥皂不用到底不會死，聽說不久就要軋米了，那才不知要軋到如何地步呢！」另一個夥計帶着焦慮的聲音說。

我沒有再聽他們說下去，因為我已明白了，原來肥皂和一切軋的東西是有限數的，所以就須要排隊來軋了。

我把腳底站穩，睜大眼睛重新向前望去，我看清楚了那擠在最前面的一排「優先者」：大約近十來個人，身體緊靠在肥皂店的鐵門上，每人的手捏着門上的鐵條，我雖在遠看，也很看得出那幾十隻半背上有很清晰的青筋凸起，顯然是在用很大的力捏着鐵條的。我還聽見從幾個人嘴裏不停的發着「哼唷哼唷」的喊聲，起先我有些奇怪，不過後來再一看就明白了；因為我看見在這十來個「優先者」的後面，有數不清的人在拚命推，擠，衝，如果那幾個「優先者」不用大力擋住，一定會被軋成肉醬。我再看看後面這些在堆擠的人，我見他們真像高漲的潮水狂暴地起伏着，一會兒有幾個擁上去了，但一會兒被前面的人推下來了；有許多本來在前面的人，不知怎的漸漸的被軋到後面來了，於是喊聲罵聲隨着響起來，女人尖銳的「殺千刀」，男人粗暴的「×你娘」，孩子們的「姆媽呀」，充滿了灰沉沉的街窄！

這時我還看見一件奇怪的事，便是在我一心注意

後面時，前面幾個「優先者」中間忽然生了事。原來不知從那邊衝來了五六個年輕力壯的男人，橫衝直撞的在人堆裏擠到了最前面，把靠在鐵門上的十來個「優先者」猛烈向旁堆着，我看見那幾個被推的人像遇到強盜般立刻拚命掙扎呼叫。過了一會，有幾人果然抵抗住了，沒有被軋出去，可是有三個年齡較大的終於抵抗不住被軋到後面來了，那幾個年輕力壯的男人就去佔了他們的位置，捏住鐵門，做了「優先者」。

我便這樣看着看着，看到後來人越軋越多，情形也越弄越可怕了。有許多來得很遲但力氣大的人，一到人堆裏將別人「碰碰」幾推，就能很從容地站到前面去，然而有許多體弱力小的人可吃虧了，我看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被衝倒在地上，二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兒鼻子裏淌着血從人堆裏鑽出來。後來我又看見一個有孕的婦人捧住大肚子「噯噯噯噯」的喊着回去。

一直軋到近四點鐘，我聽見人叢裏發出「排隊排隊」的喊聲，前面兩扇緊閉着的鐵門突然開了，幾個穿制服的人走了出來。這時是最緊張的一幕了，人堆裏起了一陣劇烈的騷動，似乎前面十來個「優先者」

中間也有了爭奪，因為雜隊只能二個人一排，所以十來個「優先者」要分出先後來了，不過還好，我看見一剎間一隊人已排得很齊，一個穿制服的人用粉筆按次在那些人衣袖上寫「1 2 3 4 ……………」。可是後面尚未排好的一羣真有些駭人，大家沒命的要衝到前面去，拳打，腳踢……，每一個人都用盡力量把別人推開，讓自己進前去，有幾個男人甚至動手打起架來了。

後來另一個穿制服的人捏着棍子走到後面來，那一大羣動武的人才漸漸靜下來，實在這時也軋得差不多了，力氣小的早被力氣大的推在後面，不一會那些人也像前面一樣，二人一排站得很齊，我看見寫號碼的人寫到「63」，忽然將手裏的粉筆向上一揮，對後面的人喝了聲「明天」！便不再寫下去，却匆匆走到前面去了。

於是肥皂店的鐵門口開始營業起來，我看見那些衣袖上寫着號碼的人一個一個先先後後地一手付錢，一手接過一塊「固本肥皂」，臉上現着得意的笑容去了，而那許多白費力氣落在後面沒有軋着的人，有些嘆氣，有些怨罵，有些用嫉妬的眼光望着前面軋着的

人，最後也一個一個垂頭喪氣地走了，街上頓時恢復了平時的寂靜和安閒。

看完了這一幕「軋的表演」，母親回頭向布店裏的掛鐘一望，鬆了一口氣似的道：

「喉嚨！這種軋真可怕極了！看得我出了一身大汗！」

「呵呵！看看就覺得可怕了嗎？假使請你們也鑽到裏面去軋，那才可怕呢！」布店裏那個夥計笑着向我和母親說。

母親笑笑，我却沒有作聲，因為這時候，我突然發覺面前的一段大街恰是一所人生的舞台，方才所看見的「軋」正是一幕人生的表演，我想起在這浩大世界裏的千千萬萬人類，那一個不是一天一晚在竭盡心力拚命的「軋」！固然不是像方才一樣一塊小小的肥皂，可是爲着「名、利、權」，大家不是像方才一樣沒命的傾軋，衝擠，拳打，腳踢，甚至動武嗎？每人似乎只看見一個「自己」，只想到一個「自己」，只希望自己能軋到前面去，把旁人推倒，踏死，均所不管，結果有許多強者衝上去了，目的達到了，於是顯着得意驕傲的笑；有許多弱者被推倒了，軋落在後

面了，便垂頭喪氣地嘆息，怨罵，嫉妬地望着上面的人。……

想到這裏，我又抬頭向前這條剛有數千人擠軋過的石板街望望，我猛地想到自己竟生存在一個可怕的「軋」的世界裏，不覺全身戰抖起來了！

罪的工價

西北風刮下了路旁梧桐樹上最後幾瓣枯葉，大地像結了冰一般冷硬起來。滿天的灰塵隨着尖厲的暴風到處飛散着，陰暗與悽涼籠罩了一切動的靜的。

一個大雪大霧將來臨的嚴冬之夜。

李貴瘦長的身體緊縮在一件破舊不堪的爛棉襖裏，一頂七穿八洞的氈帽蓋着他上半個枯槁的臉，凍得成了紫黑色的腳上拖了一雙污舊的草鞋，瑟縮地在悽冷的街上移動着兩條戰抖的腿。

『人家說天無絕人之路，而我竟走到絕路了嗎？』

他一步步艱難地向前走着，心裏在低低的喊，風的尖厲，冷的威脅，這一切都似乎並不介意。在他痛楚的臉上，流露無窮的焦灼，無助，和絕望，彷彿把外

「怎麼樣？你冷了嗎？」母親見我發抖，十分關心地問我。

「不！只是我永遠不希望再看那種可怕的『軋』了！」我淒然一笑，急忙拉着母親跨出布店離開了那條大街。

而的風和冷都化爲平淡輕微了。

漸漸地他走到一窄僻靜的小弄口，那地方有一盞發着淡黃色微光的路燈，燈光射到的地方雖並不遠，但它幾絲淡淡的微光，却正清晰地照在四周幾所成排的房屋上。李貴偶然擡頭一望，他的眼睛忽然在左邊一所黑黝黝的高屋上停住了。

『東泰貨棧？哦！絕路？但這裏面不是藏着成山一樣的米糧嗎？……』他盯着那高屋大門上寫着幾個字，默默的咕了一聲，驀地一個新的思想闖進了他的腦子，這新的思想雖有些模糊，可是竟莫名其妙地一步步引着他向那高屋走去。

他並不清楚自己究竟要到高屋前去做什麼？他眼

前先浮起了一片記憶：在半個月以前，他和許多同伴們替東泰米行做了一天短工，就是從河邊担數千袋的米麥捆到這貨棧裏來。他記得當最後幾袋米捆進來時，屋子裏已堆齊頂了，再也塞不下去。向洪老闊說，他也沒有辦法，後來只得把那幾袋米放在天井前的廊沿下……

這記憶像一股強大的力推動着他的脚，他已走到東泰貨棧的門前了。一時他臉上起了一種興奮的跳動和希望的光輝。可是這光輝又立即消失了，原來他發現兩扇緊閉的鐵門像城牆一樣堅固，威武地樹立在那裏。

他仰起頭望着鐵門，心裏起了一陣失望和悲哀。他明明知道高屋裏有無數能救活飢餓的生命的籽粒，然而僅是兩扇冰冷的鐵門，便把內外隔絕了；他只能在門外餓死，他永沒有權利到裏面去取一粒米麥！

他悽楚絕望地在這高屋前站了一會，只好拖起疲乏的步子預備走。可是剛跨了幾步，一個熟悉而慘酷的景像又現在他面前了：一刻不停呻吟咳嗽的老母蹣跚在牆角裏的板鋪上；四個黃瘦凍餓的孩子在號咷哭泣；愁容滿面的妻子倚在門口用焦急的眼睛向四面顧

盼着，似乎在等候他帶回什麼，解救三天沒有米粒下過的肚子……他站住了望望自己空空的雙手，再也興不起腳來向家中走。這時候他覺得除了悲和急，胸裏還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執氣在昇起來。他不知道那是什麼，他只感到一個兇厲的聲音在逼着他：『你自己餓死不算，竟忍心看一家老小統統跟你餓死嗎？』

他臉上像火一樣燒了起來，彷彿有無數尖銳的小刀在向他的心窩裏亂刺，他猛地回頭向高屋的兩扇鐵門恨恨的望了一眼，用按捺着的憤怒的聲音叫道：

『嘿！鐵門便怎麼樣？我難道真的不能進去嗎？』

李貴開步走了，但不是走向家去，也不是回到鐵門前去，乃是沿着高屋的牆頭轉灣進了小弄。小弄裏路燈的光不大照得到，不過在隱隱中能看見靠高屋一面的牆上有一扇很高的木窗。他走到那扇木窗底下，顛起脚伸手向窗上一摸，輕輕的叫了聲：『鐵門擋得住老子嗎？好！打這裏進去！』

可是正當他兩手攀住窗檻，縱身爬上去時，窗框中一根冷硬的鐵柵在他頭上猛撞一下，他驚痛地倒在

地上，摸着頭，才突然發現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

『啊！賊！我竟在做賊了嗎？』

他渾身戰慄起來，蹲在地上，面前頓時湧起幾個可怕的回憶：

第一個先回到他腦膜上來的，是一個十三四歲孩子，被人綁在一棵粗大的樹幹上，旁邊站了兩個手捏木棍的大漢，正用足力氣向這孩子一五一十數着打下去。號咷，呼喊，求憐，這孩子似乎一切方法都用盡了，一些力量都沒有了；恰像一隻快被打死的小狗一樣，垂下頭低低的呻吟着，哭泣着，血和淚混在一塊兒流下來！

兩個大漢打得够痛快後，才得意地放下棍子，向這孩子釋笑道：『媽的！小賊！你下次再敢偷嗎？』

第二個回憶是一個下着雨的早晨，在一所平常很清靜的高大的房子前，突然擁擠了許多嘈雜的閒人。他好奇地擠到人堆裏去一看，見那高房子圍牆的中段，掘着一個不大不小的壁洞，有一個衣衫襤褸的男人，上半身齊腰地方鑽在洞裏，下半身露在牆外，人們已用粗麻繩把他的兩腳縛住了，可是還看得出他被

縛的兩腳在瑟瑟的抖着。李貴跟了許多人又走到圍牆裏面去，看見了那鑽在壁洞裏面上半個身體，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痛苦而慚愧的臉上掛着許多淚痕，兩手也被麻繩縛住了，而且麻繩的另一端縛在地下一塊大石頭上。這時忽然有一個三四十歲的女人從裏面走來，手裏捧了一隻大馬桶，走到鑽在壁洞裏的那人身旁，帶笑帶罵道：『你這老賊！這麼大的年紀還要做賊！好！你要發財，我送你幾十兩黃金吧！』說着，她揭開了馬桶蓋，把馬桶向那人頭上套去，立刻臭氣四溢，黃的尿糞淌滿了半個拚命掙扎着的身體！

『好啊！老賊！黃金味道不差吧？』旁邊的人一齊拍手大笑。

另一個回憶是有一次他在一條熱鬧的街道上走路，忽然背後起了一陣鏗鏘之聲；他回頭一看，見在十幾步之外，有一大隊人在走過來。走在前面的是十多個二人一排的武裝警察，肩膀上扛着大槍，十分威武。可是後面幾個人他一見不覺脊骨裏一陣冷，原來那些人統統戴着腳鐐手銬，垂頭喪氣地被另一排武裝警察押着向前走，每走一步，沉重的腳鐐便鏗鏘地發出一陣可怕聲響。街上幾百頑皮的孩子大聲喊着：

聲，拉開門，大踏步揚長而去了。

李貴從地上慢慢地爬起來，妻子焦急的眼睛正望着他空無一物的雙手。

『噯！怎麼辦呢？今天仍找不到工做嗎？』這沉痛的詢問，似乎經了幾番掙扎，才從她喉嚨裏發出來的。

李貴沒有回答，也沒有向妻子看；他默默地走到靠牆邊一張破竹凳上坐下了。一盞燃着黃豆大火燄的油盞正放在他旁邊的桌子上，微弱的光芒照上了他無可形容的受苦的臉。

『唉！』妻子在絕望地嘆氣。

『噯喏！噯喏……』板鋪上老母的呻吟。

『媽媽！我要吃飯……噯……』孩子哭喊聲漸漸疲弱無力了。

時間過一分真像過一年，李貴低着頭，兩手掩住耳朵，拚命想避開這些刺心的景象和聲音。然而越是想避開，它們越是清楚地在他眼前，在他耳邊，在他痛碎的心裏絞刺着。

『唉！難道我們只有餓死一條路，沒有別法了嗎？』過了一會，妻子突然望着他低低的說。

這句話如一把利斧在李貴面前猛劈一下，驟然間，東泰貨棧的高屋和堆得像山一樣的米袋，又在他眼前浮動了。

『餓死不如犯法！好！讓我去拚一拚吧！』熄滅了的勇氣在他心裏又熾燃了起來，他抓起放在竈頭上的一把菜刀，像發狂般向外直跑。

妻子被他突變的態度嚇呆了，看他捏着菜刀跑出去後，她才忽然驚醒地奔到門口喊道：

『你到那裏去啊？你捏着菜刀去做什麼啊？』但李貴早已跑遠了，他並沒有聽見妻子的喊。

X X X X X

不到半小時，李貴又站在東泰貨棧的高屋前了。他喘着氣，流着汗，眼睛裏更充滿兩道可怕的光；似乎有一種強大的力量統治着他，已和半小時前坐在破竹凳上垂頭喪氣的李貴截然不同了。

他很快的走到小弄裏方才注意過的木窗底下，由於方才的經驗，他知道窗框中間有幾根討厭的鐵柵。

『哦！先掘掉了鐵柵再說。』想着，他舉起菜刀向窗框裏裝鐵柵的木條邊掘下去。

『軋……軋……』木條發出一陣碎裂的響聲，在

寂靜的夜裏，顯得非常清晰刺耳。

『啊！不要被人聽見吧？……………』突然他心裏一陣狂跳，掘着窗的右手不自主地抖了幾抖，菜刀在他手裏不動了。

可是一會兒他耳邊又響起了這個聲音：『難道我們只有餓死一條路，沒有別法了嗎？』他又似乎看見妻子愁苦地望着他，飢餓啼哭的孩子們向他伸着手，呻吟呼喊的老母對他流着淚，再有丁大爺兇惡的眼睛像猛獸一樣盯在他的臉上……………。

『不要管它！除此以外，我實在沒有別法了！』他心裏低低的喊了一聲，重新舉起菜刀向窗邊掘下去。

『軋軋……軋軋……軋軋……』窗框裏的木條連續響了好一會，轟地「砰」的一聲，鐵柵和木窗齊落到地上了。屋子裏面沉濁的空氣從窗口直衝進他的鼻子。

『好了！』他暗地叫了一聲，先伸頭進去一探，見裏面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再回頭向四面望望，僥倖沒有人在看着他。

『爬進去吧！我只要取一袋米，一袋米總可以救

眼前的急了……………』他這樣想着，蹣上去坐到窗口上，先伸進一隻腳跨進窗去，再伸進另一隻腳去，然後蹬的全身跳入了屋子裏。

可是進了屋子，他渾身反起了一陣劇烈的戰抖，一種說不出的恐怖在黑暗的四周緊壓着他。他站在那屋子裏，他的心顫蕩得像一顆飄浮在狂風驟濤中的細沙，幾層方才沒有想到的疑懼，倏的向他猛襲而來。

『這貨棧有沒有人睡在裏面守着呢？』這第一個疑問和憂懼先罩住了他，也就是這第一個疑問和憂懼使他從窗口跳進來後，一直立在那裏不敢動。他在細細的思索，半個月前自己捫米到這裏來時，到底有沒有看見一間放着牀舖的房間呢？於是他腦子裏搜索出了這房屋的圖形，他記得這房屋前面是一個空着的牆門間，也許就是現在自己所站的地方，後面有一方小小的天井，再後面便是堆米的倉屋了，他實在想不起有什麼睡人的牀舖。可是他還不能放心，因為堆了這數千袋米麥的屋子，難道會沒有人看守嗎？洪老闆是何等精明的人，他肯讓人家取去一粒米嗎？

同時他又想起了另一件困難，便是他記得天井後的倉屋門是統統用鐵做成的，而且他還記得鐵門上有

一把大得無比的鎖，那天米袋堆滿了屋後，他親眼看見洪老闖開了鐵門，捏上了鎖，鑰匙當然在洪老闖自己衣袋裏。那末雖然跳進屋來了，但要到倉屋裏去取米，還是不容易。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最後掙來放在天井前廊沿下的幾袋米了。可是他又忽然想起那天洪老闖說的話：『這幾袋米就在廊沿下放一放吧，等店裏貨色清些就可以掙到店裏去的。』現在已過了半個月，難道這幾袋米還在廊沿下嗎？假使已掙到店裏去了，那如何辦呢？倉屋的鐵門怎掙得開呢？……

疑懼不斷地在他心中起落着，他覺得手脚軟了，勇氣弱減下來了。『還是爬出去吧！』他心裏想。可是他正想回身時，忽然問着自己：爬出去到那裏去呢？仍空手回家去嗎？一想到「家」，他的勇氣重新湧起來了。雖然他還不敢就動手，不過他心中的疑懼似乎消滅了大半，他默默的安慰自己道：『怕什麼呢？即使這屋子裏有人看守，但夜裏那看守的人總要睡覺的，說不定那人睡得像死豬一樣的熟，不是等於沒有人嗎？還有即使廊沿下的米已沒有了，倉屋的鐵門鎖着，但鐵門兩邊的牆頭並不是鐵做的，難道不能掘個壁洞鑽進去嗎？而且自己有菜刀在手，掘洞有什麼難

呢？』

想到這裏，他把捏在右手裏的菜刀握握緊，一步大膽地摸索進去了。牆門間的地下是磚鋪的，踏在上面一些聲息都沒有。他走得很輕很慢，甚至氣都不敢重透。這樣摸索了好久，他覺得地下的磚塊忽然低下去了，而且低下去的地方似乎是石板鋪着的。他不覺一陣喜悅，知道自己摸到天井來了。

『好！讓我先到廊沿下去摸摸看，不知那些米是否仍在那裏？』他心裏這樣想，一面繼續向對面摸過去。

可是這時候他突然發覺有一種輕微的聲音傳進他的耳朵裏來了，那聲音既不像人的說話，又不像風的吹動，而似乎是一種鼾聲，但又不像是人類熟睡的鼾聲。

『啊！這是什麼聲音？』他立定了不敢再走了，驚惶地睜大眼睛向四面看，可是四面只是漆黑的一片，天上堆滿烏雲，一個小星都沒有，那裏看得見什麼東西。他想莫非真的有人睡在這裏吧？但聽聽那鼾聲的確不像是人的喉嚨裏發出來的，而且假使有人在這裏看守，當然是睡在屋子裏的，而屋子只有牆門

間，方才掘窗跳進來時，怎會不被發覺，自己也一些聲音不聽見，直到現在進了天井才聽見呢？

他立了一會，聽那聲音忽響忽輕，並無變化，不覺膽子又大了起來。

『這聲音大概是牆外傳來的，不要管它，摸進去了再說。』他想着，重新提起腳向前走。天井原是很小的，走了不多幾步，他踢着一塊凸起的石級，知道天井已走完，跨上石級便是廊沿了。

又是一陣喜悅和希望從他心底湧起來，他輕輕的走上廊沿，但熟悉地轉向左走，因為他知道米袋就堆在廊沿下的左邊壁角裏。雖然他不能確定那裏是否仍有米袋，不過他總希望有，而且已在想像當掙了米袋回家時的歡樂：孩子們一定擁上來抱住他喊「好爸爸」；妻子一定會展開緊鎖多時的眉頭；板鋪上的老母一定立刻停住呻吟拉開乾癟的嘴唇對他笑……；還可以賣掉一斗米到兇惡的丁大爺面前去付清三個月房錢……。

他笑了。雖然沒有人看見他笑，他自己也看不見，但他覺得像現在一樣的笑已許多日子沒有了，在那許多日子裏，只有失業，寒冷，飢餓和無窮的絕

望。固然他明白現在並不是已經飽暖；有希望，他懂得自己現在所幹的是一件何等危險可怕的事，不過他知道自己和自己的家正站在「死亡」的邊緣上，繼續逼迫他們的飢餓已伸起它無情巨掌，快要將他們推下「死」的深淵去了，他在川最後的一絲力量作最後的掙扎。現在他看見自己的掙扎已快要得到勝利，已走完一段最危險的路，快到達那一隻隻香噴噴的米袋旁邊了，怎不感到喜悅而笑呢！

然而他的笑並不長久，一剎那間立刻消滅了，因為他忽然憂慮到倘使那些米袋已經移開，要掘洞到倉屋裏去是多少討厭。非但如此，他還發覺自己越是在近廊沿的左角，那種奇怪的聲音越是清楚，決不像由牆外傳來的。

『難道有鬼嗎？』他疑惑起來了，背上一陣冷，竟想回身逃走了。可是這時候他的脚尖驀地觸到一件軟軟的重重的東西，他像找到珍寶般喜得直跳起來，怕鬼的念頭逃到不知那裏去了。

『有了！有了！這軟軟的重重的東西一定是米袋了！……』他心裏暗暗的想着，於是將右手裏的菜刀換到左手裏去，因為他知道米袋很重，右手力氣

大，取起來方便些。

他彎下腰伸手去取脚尖所觸到的軟軟的重重的東西了。

可是他的手剛伸下去，突然「汪汪……汪汪……」
 汪汪……」一陣狂烈的狗叫直衝起來。他嚇得連忙縮回手，渾身抖得連逃走都沒有力氣了。

等他明白方才所聽到的怪聲是狗吠，脚尖所觸到的不是能救命的米袋而是一隻兇暴的惡狗時，前面牆門間隔壁已發出一個響則驚惶的喊聲：「賊！捉賊啊！」接着燈光亮了，門也大開了，一個粗大的漢子捏着一根鐵棍向他直奔過來。

這時候李貴已惶急得忘記了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在幹什麼事。他見那人捏了鐵棍跑近他時，猛地記起什麼似的將手裏的菜刀一舉，擦！他把菜刀對準了那人頭部砍去！

「喔啊！」那人沒有留心他有這一手，狂喊一聲，撲通向地下倒去了；菜刀正劈在他額角中間，鮮血如泉水一樣流着噴着，可怕的怪叫消聲在烏沉沉的天空裏。

那隻兇暴的惡狗似乎懂得主人受了傷，瘋狂地向

李貴撲來，但李貴並不逃走，他直瞪瞪望着地下在血泊中掙扎的人，他已失去了感覺。

外面響起急促的警笛聲，一剎那間，東泰貨棧的大門口擁進了許多穿黃衣背大槍的警察。

x x x x

李貴的感覺恢復過來時，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他發覺自己坐在一隻黝黑的籠子裏，沒有窗，沒有門，只有威武的鐵柵在籠子四周包圍着。他又感到渾身在劇烈的作痛，衣服上有好幾塊血迹。他想伸手去撫摸一下，可是兩手已不能動了，沉重的手銬腳鐐鎖住了他。

他似乎從一場惡夢中醒來，那夢，他記起來了：四五个穿黃衣的警察用巨大的槍柄在他身上亂打亂刺，把他拖出了東泰貨棧，拖過了幾條街，最後拖到這鐵籠子邊，替他上了腳鐐手銬，將他猛烈向內一推，喝道：「你這殺人強盜！裝什麼鬼腔！進去！」

「想起「殺人強盜」四個字，他忽然一陣抖，他問自己：『我是強盜嗎？我殺了人嗎？』他正想這樣回答：『不！我那裏是強盜，我那裏殺過人！』突然一個可怕的臉現在他的眼前了，那臉上統統是血，流

到地上去，眼睛鼻子都被血遮住了，在額角中間有一個很大的裂口，血源源不絕地從那裂口流出來……漸漸地這臉不動了，血也流得慢了，他聽見人們在驚惶地喊：『啊！死了！』

『死了！』這聲音如一枝利箭刺在他心頭，他記起了自己的菜刀，他明白那人爲什麼會死，他苦苦地喊着：『啊！我真的殺了人嗎？』

他睜大眼睛向四面看，他希望那一切真的是一個夢。可是他失望了，那不是夢，因爲一個背着大槍的人又在向他走來了。

『快拿去吃！吃完了出去受審！』背大槍的走到籠子前，拋進一個飯團給他，一面大聲喝着。

飯團正拋在他的腿上，他一見這一團白白的飯粒，似乎更清醒了，突然眼淚像斷線的珠串簌簌地落下來。

『唉！不全是爲着它嗎？』他望着腿上的飯團，並沒有從手銬裏伸手去取，却在痛心地面思念那可憐的「家」。他想起家中飢寒交迫等待他回去的孩子，老母，妻子，他又想起昨晚妻子的話：『難道我們只有餓死一條路，沒有別法了嗎？』他再看看這籠子四周

的鐵條，他的眼淚止不住了，他竟放聲大哭起來。

但他的哭聲僅響了二分鐘，二個背大槍的人開進鐵籠來把他拉出去了。

『媽的！殺了人，還在裝腔作勢的哭！快走！』一個背大槍的人大概因他走得慢，用槍柄在他腿上猛擊一下，兇暴地說。

終於在昏昏沉沉中，他被拉到一間寬大的屋子裏來了。他看見在屋子前段的正中放着一張方桌，上面坐着一個威嚴十足留着八字鬚的長官，旁邊有兩個在低頭寫字的小夥子，下面站了許多穿黃衣背大槍的警兵。除了這些人之外，李貴還看見後面幾排長凳中間坐着一個肥胖的老人，他認識是東泰米行的洪老闆。『把犯人帶上來！』忽然那留着八字鬚的長官開口了。

於是兩個拉着李貴的人把他推到桌子前，一個喝了聲：『跪下！』李貴雙膝跪下了。

『你叫什麼名字？』長官問。

『我叫李貴。』他瑟瑟地回答。

『李貴，昨夜你帶了兇器到東泰貨棧去幹什麼事？』

「我……我……我……」

「混賬東西！快說！」長官怒了，拍了一下桌子。

「我……我……我想去取……取一些米……米……米……」

「嘿！取一些米？人家的米你可以取嗎？你又爲什麼要把看門的老大殺死？快照實供來！」

「我……我……我不知道……」

「媽的！你殺了人怎會不知道？快供出來！」長官又拍了一下桌子。

「我……我……嚇昏了，……一時糊塗，……」

把菜刀砍了過去……李貴想了好久，才說出了這幾個字。

長官沒有再問下去，低頭翻了一下簿子，忽然大聲說道：

「李貴犯殺人罪，判決死刑，下去，等候執行吧！」

「死刑！」李貴覺得眼前一黑，長官，警兵，什麼都看不見；只看見幾個黃瘦的孩子，一個愁容滿面的女人，和蹲縮在板鋪上呻吟的老母，在向他號咷哭

泣着……！他的心像被撕成了千萬個小片，每一片都在沉入一個無邊際的幽暗的海底裏去！

醞釀了一夜的大雪開始向地上倒下來，狂暴地，無秩序地在空中飄着飛着，一層又一層的蓋滿了房屋，田野，樹枝……和幾條鋪着石板的街道。

這是一條平日很清靜的小街，可是今天下了雪，反熱鬧得擠滿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美的醜的，連續不斷地擠着軋着。起先還有人張着傘，但不久張紙傘的人都捏着一根破傘幹，沒有軋破的洋傘也都收了下來，沒有人再敢張開來。終之，實在越軋越厲害了。

原來今天城門口出了一張告示，說下午四點鐘要在這小街盡頭的空場上槍斃一個強盜，而大家又都知道這強盜就是前幾天殺死東泰貨棧看門老大的人。不過也有幾個人認識這殺人強盜是平常替人家做小工的李貴，如丁大爺和洪老閩諸人。

這條街上有一所小小的教堂，教堂裏住着一位專講愛人救人道理的牧師，這時候也被外面嘈亂的人聲所驚動，慢慢的踱了出來。

其實時間還早，四點鐘還要過一刻才到，但那一

街的人已等得心焦不堪了。

「怎麼犯人還不來？」一個女人在尖銳地喊。

「說說四點鐘，總要到四點半才來呢！這種好戲我是看得多了！」一個年紀在四十左右的男子很有經驗地說着，臉上的確像在等待看「好戲」；現出非常高興的神情。

「告訴你們一件事：去年我在×州，有一位陳三公子因打死了家中一個廚子，也判了死刑，告示都出了，說上午八時正法，我一早就等在街上看。那知等到吃中飯還不見犯人解來，走到城門口去一看，告示都撕下來了，原來陳家請了律師提起上訴，結果到今天，陳三公子還好好活着！今天那犯人不要也提起上訴，害我們吃個空心湯團，那真倒霉了！」有一個站得很高的老頭兒在向旁邊的人說。

「今天不會吃空心湯團的，殺人的強盜，有誰來替他上訴？」旁邊一個年輕人悄悄地回答他。

那年輕人的猜想的確不差，今天並不請他們吃空心湯團，四點鐘一到，街上前段的人堆裏發出「來了！來了！」的喊聲，於是擠在街當中的人立刻退到街的兩旁，中間讓出一條小路，每一個人得意洋洋地

昂起頭，等待看那「殺人大盜」的臉孔！

李貴兩手反綁，被幾個粗大的揸着大槍的兵拉着，慢慢地向這條小街走來。在他面前有十來個警兵擁了一位威嚴的監刑官，在他背上縛着一塊變得很高的白布牌，上面寫着：「殺人大盜李貴」幾個觸目的大字，他的眼睛已經凹下去，差不多成了二個空洞，他的嘴唇也已成了死人一樣的灰白。他並不反抗，喊叫，他只是像一頭馴服的羔羊，在默默的聽着走着。他看見自己被拉過許多堂皇的大廈，許多肥胖幸福的臉孔；可是背後只有一陣陣悲慘絕望的哭聲，他聽得出那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們。他知道自己是要被拉去槍斃了，他更知道那些幸福的臉孔永遠只是幸福他們自己的。他忽然又記起妻子的話：「難道除了餓死一條路，沒有別法了嗎？」他現在很想回答妻子說：「是的，我們除了死，沒有別法了！」

當他被拉到那條小街盡頭的空場上時，許多有着幸福臉孔的人們也跟着擁進去圍在他的四周。雪雖下得大，但他們都歡笑愉快，因為一幕「好戲」快要開幕了！

監刑官坐到一把早安放在空場中間一個高臺上的

椅子裏，兩個警兵把李貴拉到高臺面前。

「李貴，你犯了殺人大罪，現在要正法了，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監刑官問他。

「老爺！我並不要犯罪，我並不要殺人！我要活命！」李貴沉默的臉孔突然變色了，悽厲的聲音像從地獄裏發出來的哀號，把全場的人聲都壓了下來。

「混賬東西！明明殺了人還說不要殺人！好！快動手！」監刑官怒了，向警兵一揮手，意思叫他們快把犯人拉去槍斃，不許他再說話。

警兵奉令把李貴拉過去叫他跪在雪地上，李貴仍在連連的喊：

「我不要再犯罪，我不要再殺人！我要活命！我的老母要活命！我的妻子要活命！我的孩子們要活命！啊！……………」

這時一個兵把槍頭對準了他的頭顱，他縮住喊聲，本能地把頭一旋，突然，空場角裏一個蓬頭散髮的女人和四個枯瘦的孩子，射進了他的眼簾。他認識那是自己的妻子和兒女們。他見她們在絕望地號叫着，嘶喊着。他更明白自己死後，她們不久也就要餓死，凹下去的眼眶邊，湧出了一串帶血的淚珠。

「到底是我殺了人，還是人家在殺我和我的一家呢？」他想這樣喊，可是還沒有喊出來，「砰」的一聲，一顆子彈已穿過他的腦殼了。

撲通！李貴的身體像一枝斷了根的樹幹向地上倒去，鮮紅的血流在潔白的雪面上。

「好啊！」那羣擁在四周看「好戲」的人一齊拍手歡呼。

監刑官和揸大槍的警兵辦完事威武地去了，看完「好戲」的人們也大半滿意地散開了。血淋淋的屍體仍留在空場中間，那個蓬頭散髮的女人帶着四個枯瘦的孩子奔過去抱住屍體悲號慘叫。她仰頭望望那些還留在空場裏的看客，她希望有誰會走過來給她一些同情，一些幫助，可是她只聽見那些人在高興地談着：「這槍手真好！一槍打下去多爽快！」

「哈哈！但總沒有殺頭好看！」

後來總算有三個人在向屍體走來了，那是洪老闆，丁老爺和那所小教堂裏的牧師。

「老子最倒霉，化錢叫木匠修窗不算，還要替看門老大買棺材！」洪老闆走近了屍體，氣憤憤的說。
「我更倒霉呢！三個月房錢賠掉了！」丁老爺也

滿臉怒氣。

那位小教堂裏的牧師可溫和得多了，非但溫和，他臉上似乎還有些同情的表示。李貴的妻子想這位先生大概總會給她一些憐憫吧？便收住哭聲，把紅腫的眼睛請充滿了哀求和希望對他看。可是等了好久，只見那人閉了眼睛，在屍體身上劃了一個十字，就回頭

神祕的髮網

在四周六七家鄰居中間，最使我注意的，是一個戴黑邊眼鏡鬚鬚很長的老人。

他住在我們園子隔壁一所小小的樓房裏。他的窗口，貼對着我們的洋台。因此每天清晨傍晚，我獨自倚在洋台的木欄杆上玩眺時，能清楚地望到他房間的全部，並看得見他作些什麼事。

他搬來不久，所以我還沒有知道他的姓名來歷。

照外表看，他是個非常有錢的老人。房間裏有一張新式的白漆鐵床，床前有綠絲絨沙發，沙發旁邊有雕花紅木桌椅，桌上擱着精細的花瓶擺飾，此外，還有鑲滿玻璃的書櫥，鏡檯，和一套極別致的鴨蛋形小茶

走了，一面走一面在咕噥着：

『殺人大盜？死刑？哦！不錯不錯，因為聖經上也說：「罪的工價乃是死！」』

雪下得更大了！蓋住了屍體，蓋住了地上的血迹，甚至蓋住了那伏在屍體旁邊微微抖動的女人和孩子們！

几。

那老人的衣着也是相當考究的。他老是穿西裝，差不多天天更換着，洗得潔白筆挺的綢質襯衫，又不時更換着胸前的領帶。

不過那老人所以引起我第一次見到他，就留下一個近乎驚奇的印象的，乃是我見到他竟有着一張極憂鬱痛苦的臉！

當然我不敢說世界上有錢的人就不應該憂鬱痛苦的。我也承認自己的好奇心的確特別厲害些。然而我敢相信，即使是一位最鎮靜的老太太，見了那老人一種古怪神祕的舉動後，也會驚訝得目瞪口呆的！

一連十多個晚上，我從自己的洋台上望到他精緻的小房裏，見他閉着眼睛，合着手掌，跪在窗前一張很小的桌子前，嘴裏喃喃的不知說着什麼話。這當然並不足怪，也許那老人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正在對一個小小的佛像唸着佛，也許他是位熱心的基督教徒，正對着一本金邊聖書，在向宇宙間三位一體的大主宰默禱頌讚。但我看看都不是！那老人的桌子上並無佛像，也沒有什麼金邊聖書，却只有一團很小的黑黝黝的東西，高供在一隻紅木盤子裏。他每晚對着那團東西俯跪，低語，有時還低低的哭泣！

幾次三番我湊過頭去，把眼睛睜得不能再睜，想看看清楚那團東西是什麼，但燈光很弱，又隔着一個闌子，實在無法看清楚牠。有一晚，不知怎的我突然想出一個法子，乘那老人不在的時候，把父親的電筒取來向那窗口一照，果然給我照清楚了，原來那團東西不是別的，竟是一個女人用的髮網！

每晚對着一個女人用的髮網跪拜，低語，甚至哭泣！那老人是有神經病的嗎？

一種強烈得不能壓抑的好奇昇起來了！接連着我腦子裏又來了許許多多附帶的疑問：爲什麼那老人孤

獨地住在這個小房間裏？……他沒有妻兒家室的嗎？……他沒有職業的嗎？……

有人說青年人的熱情如一股火，青年人的憤怒如一股火，青年人的好奇也如一股火！這的確不錯。當我心中爲那種強烈的好奇燃燒着時，陌生忘記了，顧慮也忘記了，一天下午，請一個熟悉的老鄰居介紹，我終於大胆地到那老人的房間裏去作了拜訪。

那老人的確有些奇怪，他沉默寡言，眉心裏老是露着憂鬱痛苦的皺紋。但我爲好奇心所驅使，不管他歡迎不歡迎，既認識之後，就一連到他地方去玩了好幾次。

經過六七次的探訪，照理應該有些頭緒了。可是眞使人納悶，除了知道那老人姓龍名字叫克成之外，我心中所有的疑問，依然絲毫未得解決。

每次去時，我總存着一個希望，希望他的桌子上能放着那個我每夜望見的神祕髮網，讓我仔細看看，然後爽快地向他問個清楚。但每夜我都失望了。隔夜明明望見那髮網供在窗口的桌子上，第二天我跑到他房裏去時，每張桌子都收拾得乾乾淨淨，那裏有什麼髮網的影子！

是一個幽靜的黃昏，我照例又看着那老人跪在窗前，向桌子上那個神祕的髮網喃喃低語一會，泣數一陣之後，突然一個新鮮的念頭跳入我的心中。

踏着輕悄的步子，我溜出家門，到了他的樓上，我輕輕地在他的房門上叩了二下。

「誰？」

「龍先生，是我！」

不等他拒絕，我開進門去；又不等他攔阻，我已直跨到窗口的桌子前，一手抓起了那個神祕的髮網！見到他垂在胸前的長鬚突然抖動，我抱歉地紅着臉，向他道：

「龍先生，請你原諒我的魯莽！但我實在忍不住了！已經那麼許多日子，我望見你對着這髮網俯跪泣語，心裏希奇，却不敢問你。今夜我再也不能忍了，無論如何請你告訴我吧！到底你爲什麼要對這髮網跪，對牠哭？……」

我像探險家一樣，鼓着最大的勇氣向那古怪的老人探問，我的心跳得很快，我準備好遭受他的斥責或怒罵。想不到結果完全出我意外，那老人非但毫無責怪我的意思，反伸過一隻皺紋的手來握住了我：

「孩子！你一定要我告訴你嗎？也好，你坐下吧……這髮網裏有一個慘痛的故事，那故事發生於四十年前……」

窗外瑟瑟的小風靜止了，他的顫動沉重的聲音，忽然清晰起來。……

× × × × ×

四十年前，一艘宏偉的大輪船，從浩大的海洋中駛進了吳淞口，許多時候在吳淞口的男女老少，頓時像發狂一樣歡叫起來。在一片喧嚷的歡叫聲中，幾個西裝革履的青年，帶着渾身洋氣踏上了祖國的地土。那時的留學生真是鳳毛麟角，稀少尊貴。他們一個個露着驕傲得意的微笑跨上碼頭後，立刻前呼後擁地爲接候在碼頭上的父母親友所包圍住。只有一個穿杏黃色西裝的青年是例外，——沒有人在碼頭上接候他。

那青年才二十五歲，他才從美麗的法蘭西回來。他的回來，並非已經學成歸國，乃是爲了接到母親病重的電報，出於突然，所以並不像別人一樣，有人在吳淞口候他。

帶着些微的孤寂之感，那青年獨自叫了一輛汽

車，悄悄的到了一家設備完美的旅館。他預備在旅館裏住宿一宵，第二天乘輪船回他的故鄉甯波去看母親的病。

他是健壯好動的青年人。在海洋中顛簸近一個月光景，他絲毫不感到疲乏，但他感到了沉悶，那一個月單調的海洋生活，使他像坐一個月籠子一樣悶慌了！

也許是旖旎的法蘭西改變了他的性格。雖然他研究的是嚴峻的法律，然而他愛上了法蘭西的春天，法蘭西的月夜，法蘭西的紅酒綠燈，法蘭西的脂色紛沓。……

上海是祖國的大都市，他以前曾深深的愛過上海。但今天，他用沉靜的眼光向那些黑黝黝的馬路打量一轉，不覺嘆了口氣。何等落後的祖國啊！這唯一的大都市，竟還及不來巴黎一條最冷落的小街！

雖是設備最完美的大旅館，却不能使他滿足。是的，這裏沒有神祕幽麗的燈光，沒有美麗誘人的音樂，沒有震撼心靈的嬌喉，……怎麼能使他滿足呢？

悶！坐在旅館裏一間寬大的臥室中，他感到依然像在海洋裏一樣的沉悶！

燈光亮了。黃澄澄，死板板，更惹起了他的厭和憎恨！

終於他悶得不能耐了，從褲袋裏摸出一枝雪茄，用最新式的打火機點着了火，啣在嘴裏，吸一口，把煙噴在空中，無聊地看着牠徐徐上昇，稀淡，消散。漸漸的，那一縷縷輕細的連續不斷的煙霧，使他疲倦了，他的眼皮不自覺地合了攏來。

但他剛合上眼睛，就爲房門上一陣「篤篤」的叩聲所驚醒。

「什麼人？」

「是我，……啊！怎麼仍不對？」

使他大大地驚訝，進來的是個陌生的年輕女人。很明顯的，她是找錯了房間，說一聲「對不起」後，立刻不好意思地退了回去。

然而他的全部神經，一剎時突然緊張起來了！僅是短短的一瞥，他已看出那女人有一對極明亮美麗的眼珠，他爲那對眸子驚住了！

似乎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催着他。他立刻從椅子裏立起，跨出房門，倚在門口，一眼不閃地凝視住那女人的背影。啊！是何等豐滿動人的曲線，簡直和

巴黎的女人沒有兩樣！

他的心酥了，眼光望着她的背影一直望過去。

……

好像非常焦急匆忙，她沿了一排黑漆欄杆走着走着，又去叩過幾個房間的門，大概都不對，她失望地轉身走回來了。

他第二次接觸到那對明亮美麗，眸子時，雖然血液在身體裏沸騰，但臉上裝得異常冷靜，這是他從法蘭西的紳士中學來的。

「小姐！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嗎？」他向她恭敬地彎了彎腰，輕輕的問道。

「喔……」她似乎爲「小姐」兩字稱得有些窘，兩朵紅暈飛上臉頰，頓着說不下去。

「在找什麼人嗎？」

「是的，我在找……找人……」她對他望了一眼，露出些感激的微笑，但一剎那仍焦急地皺起了眉，說：「真稀奇！電報上明明說住在這旅館裏三百十號房間，但我連一百十號二百十號都找遍了，也找不到！」

在她說話的時候，他又注意她的嘴唇，她的牙

齒，她的笑容，她的微微顫動的胸脯，……他越看越覺得她美麗。

「小姐！如果你願意告訴我找的人是誰，我可以爲你去問問這裏的賬房，到底旅館裏有沒有這人，他們一查就可以知道！」他說着，從外套的插袋裏，拉出一塊潔白的手絹擦擦臉，那手絹上洒着巴黎最上等的香水。

「先生！你能爲我去問嗎？那真感激不盡了！」從旅館的賬房間問過出來，他的心跳得更快了。他傍着她玲瓏的肩胛沿着黑漆欄杆默默地走，在急促地計劃向她進攻的方策。

如果是三年以前，他尙未到過法蘭西，也許會被那片小小的暗雲蓋沒了所有的興致。原來這個可愛女人，已經不是小姐，是一個有夫之婦了。而且今夜她是特地從蘇州趕到上海，來迎接她在北京經商，突然患病回家休養的丈夫的。然而現在，浪漫的法蘭西風氣把他沾染得放浪不羈了。他覺得：小姐，婦人，甚至寡婦，那有什麼分別呢？戀愛不是人生的義務，是人生的享受，像醇酒一樣美味而又帶些刺激性的享受！既然她是可愛的，既然今夜她的丈夫尙未到達上

海，而自己又正在那麼沉悶無聊中，還有什麼需要躊躇的呢？

經過一個月枯燥的海洋生活，更使他急切地渴望着刺激，渴望着女人的香艷，紅脣，嬌笑。……

他是大膽的，他也是幸運的。試試看，用法蘭西浪漫紳士的手段去對付一個祖國的年輕女人，居然毫無困難，被他勝利了！

戀愛是人生的享受，像醇酒一樣美味而又帶些刺激性的享受！他享受着了！她也享受着了！

爲了上海與寧波間的輪船誤期，又爲了玉珊（她的名字）的丈夫李大雄病勢加重，改拍電報來叫玉珊有便人同行，速即赴北京，他們竟一連在那旅館裏住了一星期！

一星期，昏迷，狂放，忘記了世界，忘記了一切，像喝着最濃烈的酒，沉醉！整日夜的沉醉！

然而酒醉到底要醒來。醒來時，有的人笑，有的人哭，也有人揩揩臉上的汗，感到非常厭倦！

也許他也有些厭倦了。畢竟是古老的祖國裏帶些古老的女人，雖然美麗，却缺少風趣，變化，和女最重要的嬌和媚。……

他厭倦了！他又想起美艷的法蘭西，那神秘的巴黎之夜！他毫無留戀地整一下行裝，預備改乘火車到杭州，再由杭州轉往家鄉，看過母親的病，盡了做兒子的本分，立刻回到懷戀着的法蘭西去！

「再會吧！謝謝你這一星期中解掉了我不少寂寞！」他提起一筐，用平淡的微笑握握她的手說。

「什麼？我們就這樣完了？」她的臉轉了灰白，驚訝地拖住了他的衣服。

「嘿！難道我們能結成什麼關係？」他毫無表情地冷笑一聲。

「不能够！我要和你一同去！我不能離開你，我要永遠跟着你！……」她哭了，是酒醒後的痛哭。她抱住了他，淚水滴在他的衣服上。

「你不想想！我是個研究法律的人，難道我會拐逃一個有夫之婦，明知故犯嗎？」他把她推開了，冷冷地說着：「况且你的丈夫是個很有名望的人，他知道了豈肯放過我們！」

「但我不愛我丈夫！他年紀大了，他又有許多前妻生的兒女看不起我……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愛你！……」她仍去拖住了他，抱着他的頭頸失聲痛哭

哭。

一陣厭惡與微怒從他的心底升起，他的臉色沉了下來：

「玉珊！快讓我走！我對你說，這是不可能的，這是法律，你爲什麼老是說不明白？」

「法律？……」她的手鬆開了，聲音低弱下來，紅腫的眼睛痛苦地望着他：「那麼，……難道一些辦法沒有？……我是永遠不能嫁給你的嗎？……」

「是的！一些辦法沒有！除非你的丈夫死了，你才可以嫁給我！」他用不在意的聲音回答了這麼一句，不再對她看一眼，就離開了她。

一段短短的旅程中，他見到了幽美的西子湖，雄麗的錢塘江，又見到許多祖國的山和水，他覺那些東西有點可愛，但比起綺麗的法蘭西來，總覺得還是差得很遠哩！

渴念着法蘭西，渴念着巴黎，他極不耐煩地在母親的病榻前守了一個月，無論如何不可再耐，他要走了。

「外國的大學不比中國，缺課過多，恐怕畢業要有問題！」他對病榻上的母親這樣說。

患病的老母伸出一隻瘦弱的手握住了兒子，忍着依戀的眼淚，低聲道：「學業重要！我的病大致不要緊了，你去吧！」

他去了。一艘瑰麗的巨輪載着他，又飄盪在浩大無邊的海洋上面，向着他所渴念的法蘭西飛駛而去！永遠是迷人的法蘭西，永遠是迷人的巴黎！到了那裏，祖國的山水忘了，病榻上的老母忘記了，那個在上海旅館裏和他熱戀過一星期的祖國女人，更從他腦子裏消失得不知去向！

享受！他沉醉在文明國家變化無窮的聲色享受！然而他到底不是文明國家的子孫，三年後，他終於帶着一張金邊白羊皮文憑重新回到祖國。

祖國還是沉悶的祖國，這使他感到一種不能滿足的悲哀和懊怨。但沒有多久，一種新的享受跳進他的生活來了，那是最可驕傲的榮譽和地位的享受！

他又發狂地歡笑了，因爲他的榮譽一天天增加，他的地位一天天升高；他成了全國聞名的大律師；他每天賺着數不清的錢，買了汽車洋房，用起男女僕役。……

在幾十個美麗的年輕女郎中間，他精選出最聰明

可愛，有巴黎女郎一樣活潑嬌媚的一個。他娶了她，叫她每天用巴黎出品的香粉胭脂裝飾。……

日子像金黃色的朝陽一般燦爛，愉快又輕快地悄悄溜過。他做了社會上的名人，家庭中的老爺，六七個活潑可愛的小孩子的父親。他的嘴角，漸漸有了名人們應有的短鬚，是那麼神氣又威武的兩撮！

地位越增越大，孩子們越長越高，他嘴角的短鬚，也越留越長，成了長長一蓬，從他豐肥的下巴上垂下來，他是逐漸老了！

他雖然老了，他的享受還是豐富的，報紙上還是每天有他的名字，事務所裏還是每天坐滿了請教他的當事人。他依舊忙碌，愉快，健壯，臉上整天掛着驕傲得意的微笑。

他是幸福的，整整的三十年中，他從未有過憂愁，從未流過眼淚。像一股熊熊的火，儘是烘烘地燃燒，沒有一絲風雨吹襲過他。

可是五年前，他剛做過六十歲生日的後幾天，一個晚上，他的事務所裏忽然來了個三十多歲臉色蒼白的中年人。

「大律師！我有一件事要請你幫幫忙！」那中年

人一見他，就帶着懇求的口氣說。

「你有什麼事？」他叫那中年人坐下後，問着。

「我要請你幫忙一件關於遺產的事，讓我把一切情由向你述一遍：我姓李，我的父親在我出世前死了，大概死得很快，所以未曾留下遺囑。我的母親是父親的繼室，她僅生下我一人，另外我有幾個前母生的兄弟。小時候我的母親極疼愛我，但很不幸，在我六歲那年，我的母親突然瘋了。她一天到晚捧住父親的照片哭嚷，說是她殺死了父親，叫人家挖她到監牢裏去。她又非常古怪地忽然憎恨起我來，一見我，就要趕過來打我罵我，說我不是父親的兒子，是野種，是壞蛋的子孫，有一次甚至抓起一把菜刀來要殺我。見她瘋得沒有辦法，我的兄弟把她鎖了起來，一鎖竟鎖了二十多年。

直到最近兩月，我們看她的腦子似乎清楚些了，不大哭嚷了，好像於心不忍，昨天我們就試試看放了她。那知一放她就闖禍了。今天早晨，我們發現她自己用菜刀割破了喉嚨，死在廚房的地板上了。更可笑的，她竟用一張破舊的紙，歪歪斜斜留下幾句遺囑；說我的的確確不是父親的兒子，是她年輕時上了一個

壞人的當，留下的孽種。又說就是爲了想嫁給那壞人，她乘着父親病重，用毒藥害死了父親，因此悔恨痛苦了一世。最後她說無論如何，不能給我承受父親的遺產，因我不是父親的兒子。……見了那遺囑，那前母的兄弟當然很高興。但大律師，一個瘋子的遺囑，在法律上總可以不承認的吧？……我想請你幫幫忙……幫幫忙！……」

那中年人用急促的聲音述說完後，懇切地望着他，靜候着他的話。

「你的父親叫什麼名字？你的母親叫什麼名字？共留下多少遺產？」大概那類事件很普通，一聽，他就不加思索地問。

「我的父親叫李大雄，我的母親叫李玉珊，遺產有……」

「啊！玉珊！……」
不等那人說出以下的話，他的臉色猛地像死人一樣轉了灰白，失聲叫了起來！

那中年人以爲大名鼎鼎的老律師突然害病，驚惶失措地想跑出去喊人，但被他一把拉住了：

「你不要走！你告訴我，你的母親有沒有入

殮？」

「沒有！……」那中年人茫然地搖着頭。

「好！」他瘋狂地狂喊一聲，向那中年人道：「你快領我到你家裏去，我要去看看你的母親！」

當一個滿身血污的老婦人的屍體出現在他的眼前時，像一把尖刀猛刺進他的心，一陣不能忍耐的痛楚使他全身發着抖。……

沒有說一句話，他默默地從那屍體頭髮上扯下一個破舊的髮網。也沒有說一句話，他帶着那髮網，拋下三十年中獲得的榮譽，地位和幸福，孤獨地隱居到許多無人認識他的小城小鎮。從此每個寂靜的黃昏，他用沉痛的眼淚，跪在那小小的髮網前低頭懺悔。……

x x x x x

那老人述說到這裏，微微地嘆了口氣，向我道：「孩子，這故事已經完了！」

「龍先生，你已這樣孤獨地懺悔過五年了嗎？」我問。

「是的。」他輕輕地點了點頭。

「那你又何苦呢？」我望着他痛苦慘白的臉，感

到非常難受，就這樣說：「到底你並未親手殺人，也沒有別人知道這件事，你又何苦如此呢？」

「是的，就因為我並未親手殺人，所以我瞞過了

白牡丹

一直夢想着能在一個花草叢密的園子裏居住。來到偏僻的山城，這夢想居然出我意外地實現了。

早初秋，我跟着秀明跨進山城維生女校高巍的校門，已是月色朦朧的黃昏，睜眼望去，只見小池假山，亭台草坪，綠陰深處，一叢叢美麗的花影在月光中搖曳，一陣陣濃馥的香氣在微風裏散放。仰起頭，滿天可愛的星星顯得特別明亮。側耳聽聽，悠揚的琴聲在近處低低地響着。

「這地方真可愛！簡直是個花園！」踏在一片軟綿綿的草坪上，我的心有些微跳，向秀明輕輕說了一句。

「唔！這裏本來是花園，等一會到了宿舍裏，還要請你賞識一朵天下第一花哩！……」秀明說到這裏，忽然嗤的一笑。

嚴明法律，瞞過了世人的耳目。然而孩子，……我不能瞞過自己的良心！……」說到「良心」兩字，他的兩手緊按住胸口，一串粗大的淚珠滾落了下來。……

「什麼花？」

「別多問！你瞧着就是！」

秀明頑皮的小眼睛在月光下閃了閃，伸手挽起我的手臂，跳跳縱縱把我拖着往裏跑。跑過草坪和一條兩旁開滿小白花的棋屑路，越過玫瑰花叢和小池塘，到了透射着燈光的宿舍石級前，秀明向上一排排着綠帘的窗口喊了兩聲：

「陸佩佩！佩佩！」

「喔！秀明嗎？」有一個窗口裏飛下來一聲驚喜的尖叫。

「快瞧！」秀明回過頭對我扮了一個鬼臉，輕輕說着。

朦朧的月光之下，我依着秀明的指點仰頭望去，看見一張肥白無比的大胖臉出現在一個窗口，雖然臉

部的輪廓！模糊，但兩條細長的弧形長眉毛和一張血紅的嘴巴，我能看得很清楚。在微微的風陣裏，我還看見一段粉紫色的緞帶在她頭髮上飄動。她的身體被窗簾遮着，可是露出領子和肩膀的一部，所以我又看見了她的衣服，是一件極鮮明新式的墨綠薄綢外套，在領口翻的一角，扣着一隻發光的別針和一小束白色絹花。

「這大胖子是誰？打扮得這樣妖腔，這是誰？」我一時按捺不下強烈的好奇，跟秀明跨上石級走進宿舍時，連連問着。

「這就是陸佩佩，全校赫赫有名的『白牡丹』！」

「白牡丹？」

「不錯，正是白牡丹，天下第一朵校花，滿城聞名的大胖子，全校獨一無二的聰明人，多情人，……」

「噫！有這許多銜頭！」

「銜頭還多着哩！她是玫瑰花后，茉莉公主，香草美人，……」

「哈！……」

我茫然地笑，秀明閃着頑皮的小眼睛笑。放浪的

笑聲衝散在高大的宿舍裏，我的一顆因陌生而微感顫盪的心，也不自覺地平定了下來。

「白牡丹！」這古怪的名字，終於在我腦子裏漸漸深刻起來了。

山城的秋天是可愛的。幽麗的白雲點綴在蔚藍的天幕上，如輕綃徐舞，如凝脂初融。然而我最愛的是校園中一叢玫瑰花前的月夜：我愛那被潔白的月華籠罩着的朵朵嬌紅，我愛那輕風拂過綠葉時所發的簌簌音響，我愛那裏的靜，那裏的香；尤其令我神馳的，在每個夜課散放後的黃昏，我總能見到她——白牡丹，披着她心愛的墨綠色薄綢外套，徘徊於玫瑰花前，緩緩地走，低低地唱，那清脆嬌柔的聲音，美妙得像夜鶯的低鳴，一陣陣震盪着我寂寞的心弦。

人是善變的，我想我是改變了。她的妖豔的裝束和肥胖的身軀，初見時雖使我失聲大笑，但如今，我已為她那種沉靜的儀態和美妙的歌喉所陶醉了，我竟不知不覺地歡喜了她。

由默默對視而點頭，由點頭而微笑，又由微笑而初次交談，終於我們像朋友一般彼此熟悉了。

「玲！認識了你，我是幸運的！」一個靜悄的黃昏，我們在草地上並肩走了一會，她忽然輕輕地向我說。

「爲什麼呢？」我問。

「爲了你雖是位新同學，又並不跟我同班，可是我覺得你已很能瞭解我，同情我！不過……」她斜過兩顆嵌在肥肉中間的小眼珠，遲疑地頓了一會，才繼續說下去：「不過我還沒有向你傾吐過心中的秘密！」

「祕密？你有什麼祕密？」

「什麼祕密嗎？還不是每一個女孩子常有的祕密！」她笑了，笑得帶些驕傲，伸過一隻肥胖的臂膊勾住了我的頸，湊在我耳邊輕輕地說：「玲！我想問你一件事，你和秀明同鄉，總認識她的堂兄徐達明吧？」

我奇怪得幾乎笑了出來。因爲我的家和秀明的家一直是貼鄰，所以熟悉得連秀明家裏的幾個遠親都認識。但從來沒有聽得她有什麼堂兄。照我知道，秀明的父親是獨生子，秀明除了二個姑母之外，叔父伯父全沒有，更那裏來的堂兄堂弟？

「你不認識他嗎？唔！那也許因爲他一直在外面做事，難得回家的緣故！」見我露着驚奇的样子，她又輕輕笑了，清脆的笑聲飄在靜寂的園子裏，和她的歌聲同樣地盪人心魂。

不過她的笑並不繼續得長久，一會兒，她突然想起什麼似的放鬆了勾住我頭頸的手，接着，一聲冗長的嘆息從她喉嚨裏發出來。

一陣強烈的好奇心挑撥着我，但我盡力把它壓住。那時沒有月，只有幽幽的星光，就在幾絲暗淡的星光裏，我側過頭去對她看看，發現她在用一塊粉紅色的小手帕揩着眼睛，——她在哭！

「佩服！戀愛是人生的幸福，你爲什麼要哭呢？」茫無頭緒中，我找不出什麼適當的話，說了這麼兩句。

「不錯，戀愛是人生的幸福，可是……可是……」她忍着輕微的抽噎，幾次欲言又止，最後似乎鼓着極大的勇氣，才向我鬱鬱地說着：「玲！我想你一定懂得，戀愛雖是人生的幸福，可是這幸福，只有被造物者特別恩寵的驕兒，才有福消受！至於我，……造物者在我身上所用的技巧，實在太拙劣殘忍

了！……所以雖然秀明把她的堂兄介紹給了我，但我還是沒有勇氣和他見面，……我時時刻刻在就心，……」說到這裏，她斷斷續續的聲音忽然止住了，全身的力量彷彿消失了，她在草地上坐了下來，低着頭，輕輕地哭泣。

「佩佩！什麼事呢？」跟着他坐下去時，我惶惑地問。

「玲！難道你還不懂得？……」她抬起頭，痛苦地望着我的臉：「你看我這胖得像蝸牛的身體，如何能見他？……」

「喔！原來如此！……」

我懂得她的意思了，我想安慰她，然而看着她伏在草地上的一堆臃腫的肥肉，一時實在無話可說。那時微風吹開了天空的雲層，幽幽的星光似乎明滅了些。後而宿舍裏有鬨鬧的談笑聲，但園子的一角很寂靜。我思索了好久，才靜靜地向她道：

「佩佩！別懊喪！人生在世，難免有缺陷的地方。肥胖雖是你的缺陷，但有許多人，有着比你更大的缺陷。你是歡喜讀詩的，你總知道詩人所頌讚的美，不是完全無缺的美，而是一種缺陷的美！所以你

不必就心，也許你的愛人是位詩人，他所愛的，正是你自以為最難堪的缺陷，也說不定！」

我用輕快的一笑結束自己的話，希望她因着我的笑而住了哭泣。可是她依舊用手帕抹着淚，悲憤交集地向我道：

「哈！你太老實了！你以為詩人是可靠的嗎？告訴你，詩雖然美麗，但祇能美在紙上，把它放到現實的人生裏，那只有醜惡，只有痛苦和咒詛！玲！你太老實了！你以為詩人頌讚着『缺陷美』，他們私心裏真的歡喜和自己的愛人半途分散，真的歡喜破缺的殘月永不重圓，真的歡喜自己孤獨一世嗎？你太老實了！詩人是虛偽的！造物者是殘酷的！人生的缺陷，決不是什麼『美』，乃是阻礙在生命大道上的一個個可怕的深潭！我也知道缺陷人人難免，可是玲，我的缺陷實在太大了！——我這一身肥肉，叫我如何能見他？如何能使他歡喜呀？……」

說了這些話，她的聲音漸漸低下去，突然湊過來抱住了我，伏在我肩上低低的嗚咽。

深秋的夜風已帶些寒意，可是我感到她的肥厚的臉頰觸在我的手臂上，竟像滾水一樣灼熱。

第二天是星期日，校園中最後一叢菊花的苞蕾開放了。早晨，淡淡的陽光照著黃白色的花朵，一羣天真的女孩子在草地上散步玩耍。

驀地，一陣闐然的笑聲衝破在溫靜的空氣裏。

「喂喂！白牡丹！玫瑰花后！香草美人！喂喂喂！……」有人高喊着。

「我在街上見個胖子，噯噯噯噯……噯噯噯噯……她說她秤了三百斤……噯噯噯噯噯噯……」有人大聲唱着。

「白牡丹，陸佩佩！喂喂！真的，佩佩！你有信！姓徐的寄來的信！」

一片嘈雜的嬉笑聲中，我抬頭向旁邊煤屑路上一看，果然，「白牡丹」穿著她新做的綠呢大衣，在那裏蹣跚地走過，她沒有對我看，更沒有對那羣跟她胡鬧的同學看，只是撫摸著手裏一隻奶油色的皮包，匆促地向外走着。

「秀明！秀明！你來！我要問你一件事！」記起了上一晚的事，我奔到秀明身邊，將她一把拉進宿舍。

秀明是頑皮的，但也是聰明的，和我並排坐在牀沿上後，閃了閃小眼睛，先笑嘻嘻地望著我道：「不是問我『白牡丹』的事？」

「嘻！你的小眼睛倒像透視鏡！」

「怎麼不是透視鏡！我還看出你這小鬼已被『白牡丹』迷上了，是不是？哼！你小心點！我的堂兄徐達明快要來跟你打醋缸了！」說了這話，秀明格格地笑個不住。

我也忍不住笑了，但一會兒我就認真地收住笑容，向秀明道：「別胡吵！當真的我要問問你，怎麼你有個堂兄？」

秀明聽了我的話，祇是似笑非笑地對我看，並不回答。

「耳朵聾了嗎？我問你，那個徐達明是什麼人呀？」我催着她。

「徐達明就是徐達明！你不認識他嗎？他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嘻嘻！……」

秀明回答了這麼兩句話，轉動着小眼睛儘是笑，笑得有些神祕，帶些狡猾，又帶些得意。終於把我弄得不耐煩了，我知道她最怕癢，便將她掀倒在牀上

……

「小鬼！到底在搗什麼鬼！還不爽爽快快說出來，看我今天不呵得你癱死！」我一面呵着她的頭頸一面說着。

「好了好了！快放手！我來說，我來說，……」秀明叫了饒，我便一放手，她從牀上爬起來，走到窗口的五屨櫥前，拉開她的抽屜，取出一個二三寸厚的長方形的紙包，投到我手裏，笑嘻嘻的道：「這是白牡丹的情書一束，請看吧！」

我茫然地打開紙包，裏面果然是一疊信，而且統統是很考究的藍色洋信封，每個信封上開着同樣的地址人名：

「南洲縣大中路三號

徐達明先生收展

山城維生女校陸寄」

捏着那疊厚厚的信，我彷彿墜在一個悶葫蘆裏了。「南洲縣大中路三號」，不錯，這地名是我熟悉的，這是秀明一個最要好的朋友李芳蓉小姐的家。然而那裏來的一個徐達明？這些寄往南洲的信，又怎會藏在秀明的抽屜裏？

白牡丹

秀明又遲遲疑疑頓了一會兒，才走過去掩上房門，坐在我旁邊，鬼鬼祟祟的道：

「小玲！這是一件弄假成真的祕密，弄穿了不得了！所以你千萬不能洩漏，……」秀明雖是個天真的頑皮傢伙，這時居然很認真很安靜地把事情的前後，詳詳細細告訴着我：「起先大家看見『白牡丹』實在多情，常常獨自在月下沉思，常常吟詩彈琴，又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沒有一個愛人，似乎有些可憐，便有一個同學跟她打趣說：『徐秀明有個堂兄，很漂亮的，介紹給你要不要？』當然你知道我並無堂兄弟，那位同學是跟『白牡丹』說着玩兒的。那裏知道『白牡丹』竟認真了！這時起，她忽然和我特別親暱起來，時常送我東西，每星期日下午請我去看戲，又常常向我訴說內心的寂寞苦悶。後來我被她弄得煩躁極了，和幾個同班生計議，有一個頑皮的同班生忽然異想天開，提議跟『白牡丹』開一次玩笑，一時全班拍手贊成，於是山一位同班生起稿，另一位書法成績最佳的同班生謄寫，假造了一封信，假造了『徐達明』這個名字，在一切妥當之後，我就拿去交給『白牡丹』，騙她是我堂兄給她的。她一接到那封假造的

五五

信，果然完全相信，立刻寫回信，而且不要我轉交，要自己直接寄去，向我討地址。我一時沒有辦法，便胡亂地把李芙蓉的地址寫給了她，一面暗暗的寄了一封快信給芙蓉，告訴她這件弄假成真的事。不料芙蓉也是個頑皮的傢伙，接了我的快信以後，回信給我說：『有如此多情的胖小姐！就由我來做你的堂兄『徐達明』好了！』於是『白牡丹』的情書一封封寄去，『徐達明』的情書一封封寄來，到現在，差不多有了一年光景，這位多情的胖小姐，她是深深地陷在一個虛假的情網中了！這包信，是我上次暑假到南洲去玩時，芙蓉交給我的。你不妨拿去看看，倒是的刮刮的情書呢！……』

秀明說到這裏，又笑了出來。可是我沒有笑。聽了那番話，我的心突然爲一種強烈的情感困纏住，不是悲，不是喜，乃是一種近乎憤慨的同情和憂急，我捏緊了那一包信，用極認真的口氣向秀明道：

「秀明！你們實在太胡鬧了！玩笑怎能這樣開法？你不想想，這件事長此下去，將如何了結？」

「如何了結嗎？我們自有了結的方法，你瞧着吧！」秀明對我一笑，毫不在意地回答。

.....
x x x x
「她是一朵空谷中的幽蘭，她是一道山泉下的清流！然而上帝呀！你確是太殘忍了！爲什麼給一個最美麗的靈魂，配上了這樣一副臃腫難看的軀殼？……」

是初冬的黃昏，我在燈下讀完了「白牡丹」給「徐達明」的那束像詩一樣的情書，於無限感觸之中，不自覺地在日記簿上寫下了這三行字。

突然一陣熟悉的腳聲在外面響着，我急急收起日記簿，「白牡丹」肥胖的身影已出現在我房門口了。

「玲！你獨個兒在房裏？」向我走近來時，她輕輕說着。

「是的，她們都在下面玩棋，」我抬頭對她看了看，發現她的胖臉上露着一條深深的笑紋，便道：

「怎麼？今晚你特別高興？」

「也許是特別高興，你有空嗎？我想來和你談談！」她說。

「很好！我正寂寞着，你來得正好！」

我把椅子讓給了她，自己在她對面的床沿上坐

下。寢室裏的燈光，是暗淡的，但我看出她臉上的脂肪依舊搽得很厚，鮮明的綢衣緊小地裹着一團肥肉，旗袍外面是新式的外套，脚下是光亮的皮鞋，頭髮上飛動着綠色的緞結，……驟然看去，她的打扮確是妖豔的，然而我能深切地諒解她的苦衷，——她是在竭力彌補自己的缺陷！

淡淡的燈光之下，她望着我，輕脆的笑聲像音樂一樣響了起來：「玲！你看我這個人不是太矛盾嗎？告訴你，自從有了他，我就是這樣子：好比在喝一杯雜味的濃酒，有時甜，有時苦，有時沉醉！……可是玲！今晚我確是太高興了！你是知道的，上次他來信說要到山城來看我之後，再定訂婚的日子，我心裏是多麼就憂！但今天接到他的快信，說這幾天他發熱生病，所以不來了，就決定在聖誕節和我訂婚，……玲！這不是個好消息？……」

她愉快地說着，銀鈴似的笑聲充滿在我寂寞的臥室裏，然而那美妙的聲音傳進我的耳朵，彷彿一股股帶着辛味的冷風，使我顫慄，使我驚憂，使我默默地嘆息。幾次我想告訴她：「佩佩你上當了！秀明在騙你，你是墜在一個虛假的情網中了呀！」但看看她那

雙嵌在肥肉中間微帶沉醉的眼睛，我實在不敢啓口，不敢去搗毀她那個虛假的美夢！

她是可憐的，她把這虛假的美夢完全認了真，輕輕地談笑，低低地哼唱，……這一晚她愉快得像一頭翱翔於高空中的小鳥。

第一遍預備就寢的鈴打過，她跨出我的房門回到自己寢室中去時，還湊在我耳邊低聲說着：

「玲！我實在太興奮了！你不會笑我吧？雖然我知道遲早總要見他的面，但訂過婚再見面，不是可以使我安心得多！這星期六我要請秀明到『天生園』去吃飯，你也一定要去……」

我對她點點頭，心裏却感到一陣難受。

秀明和幾個同房的人玩得氣喘咻咻回進臥室，正是第二遍熄燈鈴打的時候，她一進房就預備倒上床去睡覺，但我沒有讓她睡，把她拉到了外面洋台上。

「秀明！你們和『白牡丹』的玩笑到底要鬧到如何程度？我真爲這件事就憂死了！」我憂急地向她說。

秀明側轉頭看看我，兩顆小眼睛在暗沉沉的星光中亮了亮，回答道：「不必就憂！我正要告訴你，這

件事幾天裏就要收場了。」

「可是剛才『白牡丹』來說，什麼『徐達明』聖誕節要跟她訂婚，她興奮得了不得，還說這星期六要請你和我到『天生園』去吃飯，你們到底在鬧什麼鬼戲？把她騙得沉迷顛倒，不罪過嗎？」

「罪過？我也是沒法子呀！你放心吧！星期六我們準定把這一件事收束！菩薩心腸的好小姐！星期六——你瞧着吧！」秀明頑皮地一笑，自顧回進房去睡了。

懷着驚喜和好奇，我無可奈何地跟秀明回進房，又無可奈何地等到了星期六。

星期六，暖和的朝陽抹着萎黃的草地。菊花凋謝了，剩下些在風陣裏微微顫搖的枝葉。玫瑰花叢靜站在校園的一角，早沒有了花朵，連枯萎的黃葉也很快被西風吹盡。

這一個早晨我特別注意「白牡丹」，然而從吃過早飯之後，我忽然不見了她！

在校園裏每處慣常靜坐的地方尋找，不見她的影子。找到她的教室裏，也沒有她。最後我找到了秀明，問她，她才笑嘻嘻的道：

「『白牡丹』嗎？也許在宿舍裏。」

上課的預備鈴已經搖，但我祇當沒有聽見，一口氣向宿舍奔去。

終於，在靜寂的三層樓上，我找到了正在失聲痛哭的「白牡丹」，她倒在床上，兩隻肥手掩着臉，渾身抽搐着。

「佩佩！佩佩！……」我拉住她的手，呼着她的名字。

她的手鬆開些，但沒法回答我，只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張團皺的小紙條授到我手裏，我展開一看，是秀明寫的幾行潦草的鉛筆字。

「佩佩：告訴你一件不幸的消息，但希望你聽了千萬不要悲傷！」

昨晚接家中來信，說達明哥哥於本月初六起病，起先以為瘧疾，並不在意，不料竟是傷寒，病勢日凶，延至十八日與世長辭了！據說臨終時還連連呼着你的名字，嗚呼痛哉！

昨夜本就想把這消息報告你，但怕你因傷心而失眠，所以到現在才告訴你。

但望你切勿哀傷，姻緣原由天定，既然天不助人，我們沒有辦法，只好另找對象！

一年來使你做了一場空夢，我非常抱歉！

秀明 即日

看完這張字條，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俯下去抱住了她的肩，帶笑帶顫地喊道：「佩佩！佩佩！你上當了呀！秀明在騙你，這是一場弄假成真的玩笑呀！……」

我一口氣把事情的前後告訴了她，她起先半信半疑，後來我記起秀明給我看的那包信還在抽屜裏，便去拿來給她看，她才完全相信了。然而相信之後，她並未轉哀爲喜，却似乎更痛苦難受地沉默着。

「玲！我決定了！明天我要離開此地！」突然她緊握住我的手，用一種堅決的聲音向我說。

「離開此地？」我茫然驚住了，「爲什麼要離開此地？」

「我不能忍受這戲弄，我不能忍受這侮辱！」

我啞然無言，一陣懊悔從心頭掠過——懊悔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了她，激起了她無窮怨怒！

「佩佩！也許我是不應該把這事告訴你的，然而

你總知道秀明這些人僅是頑皮，並無惡意，你不能原諒她們嗎？……」思索了一會，我向她這樣說，但她很快就接上來打斷了我的話：

「玲！你誤會了！我並不怪怨秀明她們，我只怪怨造物者的殘酷，使我到處受人戲弄！這件事，雖是一場虛假的夢，但我知道，如果是真的，也許會有個更使我痛苦的結局！所以玲！你別誤會，我離開此地，決不是怨怒任何人，乃是怨怒我自己，……我要忘掉這個惡夢，我要去跟殘酷的造物者掙扎！我要去……」

噹噹的上課鐘從前而傳來，她還在說下去，堅定和清晰的聲音，如一股股激躍的浪花，跳迴在戛耳邊，使我無從插口，無從勸慰。

這一天「白牡丹」沒有去上課。第二天一早，她果真鬱鬱地去了。臨別時，我送她到校門口，她從外套袋裏摸出一小包東西給我道：「玲！這是我送給你的一個紀念！」

看着她肥胖的身影在薄薄的晨霧中離開了校門，我回進寢室，打開她給我的小包一看，是一本小小的紀念冊。

翻開第一頁，見上面寫着這麼幾行字：

「朋友！

半年的相聚，留給你的僅是悲、怨、憂、恨；

愴然的分離，留給你的依然是悲、怨、憂、恨。

但希望有一天，——

我能用自己的力量，來把這四個刺心的字眼抹去；

我能用自己的力量，來獻給你一個勝利的歡

笑！」

x x x x x

山城還是可愛的！

春天，嬌嫩的花苞點綴着翠綠的葉芽。夏天，豔

紅的玫瑰盛放着沁肺的香氣。秋天，柔麗的爪菊在微

風裏舞搖。冬天，暖和的陽光照抹着軟綿綿的草地。

然而自從「白牡丹」突，輟學離校，那件弄假成

真的祕密終於洩露，秀明和幾個頑皮的同學受到校長

一頓嚴厲的訓責後，也憤然轉學他去。因此我只好寂

寞地捧着書本，在幽美的校園裏，度過了長長的三

年。

長長的三年之中，唯一的欣慰，便是每次接到

「白牡丹」的來信。她離開山城之後，就進了北平一所很有名的音樂專門學校，專攻音樂。雖然河山遼隔，然而她給我的友情，依然如早春的旭日，充滿着熱烈和真摯。她的信，每次像一首美妙宛轉的詩，深刻地慰勵着我脆弱的靈魂！

但世事的變遷，豈是人們所能預料！一離開學校，想不到就湧起漫天烽火，飄泊流離中，終於使我和「白牡丹」的音信隔斷了！

冗長的七年，我淒冷孤獨地過着。雖然向各處打聽，然而總沒有人知道她的行蹤。僅有那本小小的紀念冊，那幾行秀麗的字跡，略能解除些我對於她的依戀和懸念！

x x x x x

昨夜，我去探望一個友人的病回來，走進房間，月色微亮中，發現桌子上放着一個白色的信封，急忙開亮電燈一看，我驚喜交集得直叫起來了！

那是「白牡丹」從遙遠的地方寄來的快信，裏面還附着一張精美的結婚照片。

依然是詩一樣美妙的字句，依然充滿着熱烈真摯的友情，在二張潔白的信箋中，她告訴我直到最近纔

從一個久別重逢的老同學口中，知道了我的地址，她又告訴她早已在音專畢業，現在一所國立大學當音樂教師。她更告訴我當她在音專畢業時，開了一個個音樂會，博得了許多好評，就在那一天有位青年醫生，對她的歌喉和鋼琴發生了深切的愛慕，經過幾年純潔的友誼，最近和他結了婚。……

一遍一遍讀着那些秀麗的字跡，一遍一遍端詳着那張結婚照上的熟悉的胖臉，十年前的往事又清楚地

浮在眼前。但如今我已看見：這朵空谷中的幽蘭，終於找到了她美滿的歸宿；這道山泉下的清流，終於尋着了她寬暢的河床，一切的悲、怨、憂、憂、恨、和那阻礙。她生命大道上的巨大的缺陷，終於被她自己的天才和努力填平了！

淡弱的燈光下，我捧着她的信和照片，流下了快樂和感動的眼淚！

書叢大兩

青年文選

徐蔚南主編

(1) 家的召喚
(2) 聖潔的靈魂
(3) 新主
(4) 小年的
(5) 兒童的
(6) 長春夢

內容精彩豐富

最合青年胃口

白牡丹

小說叢刊

戀愛奇蹟
社會短篇
社會愛情
戰事愛情
戰事愛情
社會愛情
世界名記
名人筆記

小家庭
四代女
粉荷蓮
白事蓮
民族魂
花蕊大
羅宮秘
人物藻
鄭狄克
徐碧波
徐碧波
田碧波
馬碧波
范碧波
繆碧波
鄭逸梅

直接向本社函購

可以不收寄費

日新出版社印行

A號323樓大同哈路京南海上